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論學繩尺卷六

詳校官中書_臣沈賜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_臣趙之奕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繩尺卷六

宋 魏天應 編選

林子長 箋解

回護題意格 與陳止齋子謂武未盡善論同意

武成二三策如何

呂祖謙

出處

孟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

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下注云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

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也又講中注

立說

武王之伐紂出於不得已非為己也為天下也書之武成記武王伐紂之事其辭未盡明白孟子憂武王仁天下之心不白於後世恐或者因血流漂杵之言以啟其不仁之念所以但謂吾之所取者惟二三策而已其餘者不可盡信也庶幾可以遏天下不仁者之心乎

批云

議論高辭旨婉非孟子不足以明武王之本心非此論不足以發孟子之微言前輩筆力如此後學當三復降歎

論曰聖人之心不白於天下

謂武王伐紂雖出於不得已不能不起天下之疑是

武王之心不能自明白於天下

後世之儒者始有言外之意

後世儒者謂孟軻也

孟子明武王之心釋天下之疑故於武成之書但取其二三策而不取其血流漂杵之語

夫以聖人

之心何至於有所不白者

且占強說破聖人之心

而事變之來不

能不蒙人之疑也

便解本意謂武王伐紂有此變故不能不受人之疑

而聖人適

遭其時

武王當紂之時

不得已焉而為之

不得已而為伐紂之舉

聖人之

心始晦矣

晦只是不白之意

夫惟其心之晦於此

綴上

而書復

紀於此

謂書之武成篇紀載武王伐紂之事

使後之人得借是以自便其

無忌憚之為

後之人見武王如此必借其殺伐之事儒以便一己之所欲為而肆無忌憚也

者憂之而有言焉

孟子憂天下不知武王之心

意謂寧以吾言病聖

人

孟子謂寧可使吾取二三策之言而為武王病

無寧以聖人之故病天下

不可

使聖人之心不明白於天下而為天下病

此二句是骨此武成二三策之說所由

發也

舉本出處

嗚呼軻其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乎

孟子憂天下後世不

知武王之意故發是語

武成二三策如何此孟軻言外之意

應冒頭語

而亦悲武王之不幸也

悲武王不幸而有伐紂之舉應後面

人徒見武

王聖人也

難起

而孟軻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

叙出處本文

遂謂軻非知武王者

且難孟子之說

嗟夫

解

軻豈不知武王者

哉

便解孟子立言本意

七篇之書其論武王詳矣

又泛舉孟子七篇多言武王之

事

故舉武王之言則曰無畏寧爾也

孟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又曰非敵百姓也

上見其論武王

之勇則曰安天下之民也

孟梁惠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又曰救

民於水火之中也

孟滕文公後我后后来其無罰云云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夫以軻之舉其言也如此而論其勇也又如此

總前面孟子舉

武王之言武王之心軻知之矣

謂武王心事孟子其知之矣

然則武成取

二三策之言是果何為而發耶

以本出處文再難

夫亦憂武王

仁天下之心不白於後世

又解應主意

恐或者因辭以害意

恐天下之人因血流漂杵之言疑武王救人之慘如此而不知武王為天下之本心是因辭害意也

得以

啟其不仁之念

開其殺伐之心

故不得不借此以喻彼也

借此取二

三策之言以曉諭天下之人謂武王本無心於武事

不然聖人豈果不足於中者

哉

應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白者

昔仲虺作誥

舉証

嘗述湯之慙不釋

於伐夏之日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注云仲虺恐湯

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

夫以湯升陟之師

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

鳴條之野是皆應天順人之舉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則亦何慙

之有謂湯之伐桀亦為天湯乃不待人之慙身自為之

而身自慙之申本意誠恐吾之心不白於天下而後世或

得以貽口實也貽口實注云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是故湯寧自貶而

不忍以自隱也自貶只是惟雖然此雖然二字乃是連綴文意非是自為一

段湯之不自隱而得仲虺陳義以白之湯無慙矣湯有慙德

不能自隱而有仲虺作誥陳大義以明白成湯之心湯則無慙愧矣若武王之心則未白

從湯過武王上而武成之書則實言舉武成書言孟軻則不

容以不辨

孟子安得不為武王辨

嗚呼孟軻之意其亦仲虺之慮

天下後世也歟

總上文謂孟子之意與仲虺同仲虺慮湯放桀之為慙孟軻悲武王伐紂之不

幸恐天下後世以是藉口

是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無仲虺之誥又有

武成之書歟

湯之慙以仲虺之言而釋武王之不幸既無仲虺之誥為之釋且有武成之書以實

其事孟子安得不悲之而為之辨

且商之作威非一日也

書泰誓今商王受狎侮五

常云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武王嘗觀政矣而商不悛

悛改也同上肆予小子

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

嘗師次於河朔矣而商復不悛

同上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然則武王何拳拳於商之悛云云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也設問悛不悛何足介也答謂商王之改過而無辜則

籲天也

所慮者天下之人皆怨之也書泰誓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百姓則暴虐也牧誓

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

四海則毒痛也

見上注

武王雖無心於商

而有心於民也

總上文見得武王本心非是自欲伐紂為天下而伐之也

是則武王

之事誠有大不得已者

為天下而伐紂是武王之心不得已

士女一綏而

我師罔敵

武成肆於東征綏厥士女云云受率牧野一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

誓而前徒倒戈

牧誓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又武成云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

武王

豈得已哉

應上不

故歸馬放牛為天下也非為已也

說得已字

武王本心出武成武王伐殷云云乃掩武散財發粟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

為天下也非為已也同工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武王仁民之心遂

至此則武王仁天下之心始成遂而武成之書所由作也從武王事武過孟子來

成之書雖作而武成之辭則未白也武成篇有血流標杆之言恐天下後

世疑其殺戮之慘是其言辭未明白也武成之辭未白申工是聖人以無

心待天下後世謂武王本無心伐紂柰之何天下後世不以無心

待聖人也何天下後世反疑武王有心於伐紂戰國之世說孟子時用兵爭強

以相侵奪此時專事戰爭爭城以戰則殺人盈城爭地以戰則

殺人盈野

見孟

甚而長平之川陰山之北皆且血流而

鬼哭矣

戰國時爭戰之禍如此當時之人未必不以武王伐紂事為藉口

萬於想夫孟軻之意以謂聖人之心不白於天下

應主

而後世黷武之慘得非武成之書有以啟之乎

說主意明白謂

後世錯認武成血流漂杵之語詳見後血流漂杵下注云云

於是有盡信書不如無

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言

叙出處本文

軻之所取二三策

固未易輕指

且含蓄其所取二三策之說

而其所不取者則血流漂

杵之一語矣

不取者在此一句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集注云武成言武王攻于後以北血流漂

梓孟子言此則是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

不仁之心耳夫其所取者不必論謂二策所以不取者則不容

以不論謂血流漂漂杵之說是固為攻其後以北者而

設非謂武王也擇武成書中所言又見上集注云云特武成之辭不白耳

孟子憂書中所言不而孟軻之憂則恐已亥之誤不止

於三豕也家語讀史志者言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故嘗謂聖人

仁天下之意昭如日星越千載猶一日演聖人仁天下之心本自明白

從古至今如此吾言書之不可信於聖人乎何損為孟子解盡信書不如無

言書之而於天下後世則可以遏其不仁之心而其利則

博矣

發盡主意

軻之言在此而意實在彼也

孟子之言雖曰不信書而意實在於

止天下之

論者當因其言而逝其意

粘上言意字眼目

不可泯其

其意而信其言也

不可泯沒其本意而徒信其不盡信書之言

蓋嘗因是而

觀之牧野之師

書武王云云與受戰於牧野

伯夷固嘗非之矣

史伯夷傳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然則伯夷非武王之非也

幹歸本意

憂天下後世無君者見

之誤而非之也

伯夷之見與孟子同

夫武之樂

漢禮樂志武王作武武言以功定天

下者仲尼之在周末又嘗謂其未盡善矣

語八有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然仲尼非謂武王之未盡善也

幹歸下意

憂天下後世用

武者失之黷而未善之也

孔子之見亦與孟子同

吾亦曰孟子言

書不可盡信非不取武王也

幹上歸下意

憂天下後世殺人

者流於憐而不取也

以前二人證孟子之言為天下後世不仁者設

伯夷也孔

孟也是或一道也

總上三脚文有法

吾於孟子夫何議

為孟子解歸

重在孟子上則意不偏而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於商之末也

為武

王解應冒謹論

頭不幸意

回護題意格

與呂東萊武成二三策論同意

子謂武未盡善

陳傅良

出處

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武王樂也以征

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立說

武王之伐紂不得已焉而冒為之而其不足之心所在形見而不顧天下之議必具

身後之名有不暇計而後為之也然則武王之樂為未盡善固武王之不幸有夫子

焉而知其本心乃武王之幸也

吳齋歐陽守道批

前輩作文多從大處起議論如此篇更不論樂只從未盡

善上說武王心事見得聖人大公至正無一毫欺隱於人而所謂未盡善者亦非真可愧之事文字感慨既能為武代辭說又自為武王惜之

論曰聖人之心

謂武王之心

苟有所不足於中者無隱也

不足

字便見其未盡善意謂武王遭時之窮不得已而為伐紂之事本心雖有所不足而不敢自隱故形之於樂而未盡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足者

且古強說破聖人之心接全

與前篇合

而事變之來不能盡如意也

謂紂之變

事變之來不能

以盡如吾意

申上文

而吾適遭其所窮

謂武王適遇紂之時

不得已

馬而冒為之

不得已而為伐紂之舉

聖人之心始病矣

出於不得已必以為

病病便是
不足了

夫惟其病於此者

粘上病字格與前篇一同

而天下之大

無足以解吾之戚然愧然之意

以武王氣象見不足之意

蓋將所在

乎見之而不能以自禁

見之於樂雖未盡善亦不能以自禁止

見之而不

能以自禁

申上文止齋文法例如此疊句轉

而又何暇乎文之以為欺

雖未

盡善見之於樂亦無隱何暇文飾以欺夫人

嗚呼茲其為盛德之事也

惟其不以

未盡善而不自隱所以為盛德少有諱晦則非德之盛事

武王之武所以為未盡善

更須舉全題方為盡善

而吾夫子所以深察其心也

深察其心字見子謂意與

結尾相應

大凡人之不幸而犯不韙之名者其辭氣容色必

有所諱晦者也

舉凡人之不能自隱乃所以形出武王之無隱 諱音偉擇是也左犯五不諱

於其辭氣容色有所諱晦

疊句轉

則君子必以為犯是不

韙也必其本心為之而非有所隱

由其外可以觀其中惟其無諱晦方

見得是無心若是有諱晦便是有心 何者喚起歸吾心

果有所詘

黏上詘字轉

則亦何畏乎天下後世之共知也

所詘則不必隱

古之聖人

暗說武王

所自見者吾心

但知在我而已

而非所

恤於天下後世之辨吾與否

何暇顧他人之議辨吾者知我也否者不知我也知

我固不恤不故雖有負俗之累而蒙人之疑應有不足知我亦不恤

無隱漢武帝詔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亦以為吾取之而不辭亦只得

嗟歎茲武王之武也武是武王所以見武王之心武

以征伐取天下故武樂以象其德而亦足以悲武王之不遇也意發主固

矣固矣猶然也文王之宜王也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宜王不王

並去聲呂東萊文王論云而天下亦曰文王宜王也

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為奚王也從文

王說見得武王之然文王能逃諸其身而不能逃諸其

事有不得已者子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能不興周而

不能保商之不止商周以武王興能止汝墳之怨詩汝墳

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而不能過孟津之集史記武

閔其君子猶免之以正也王東觀

兵至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此段文法則夫

本祖東坡韓文公廟碑亦與東萊文王論畧同則夫

武王之事誠有所大不得已者事勢如此武王不容天

下之美名且開豈惟夫人樂得之聖人亦樂得之誰不

盡善武王亦何為安於居天下之謗又設而使夫後之

人得借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為者語意與前篇武王而

安於居天下之謗因上文則必其身後之名有所不忍

計而後為之而非其所欲若武王好名則不肯受人之

心不好名
數語是機轉

此

蓋使吾身獲庶退之名而斯民被不可

一朝居之禍

若武王退避而不伐紂則天下必被紂之禍慘矣

則是一人病天

下也

此是武王之本心

武王寧以天下之故病一人

寧可伐紂而救天下

以不美之名歸之我

無寧以一人之故病天下

不可自得美名而為天下病

則

牧野之師豈必待伯夷非之而後知

見前篇伯夷叩馬而諫

雖武

王固自非之而不得不為之

武王本心是如此議論出人意表

吁武王

之勢極矣

應冒頭適遭其所窮

象成之樂無亦為周之王天下而

作者邪

入武字來成者也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

以周之王

天下而至於作象成之樂

申上文

而武王之志尤怛然甚

矣

怛然驚動之意也

於此乎有不足之意焉

應主

固非武王之

耻亦非武王之謙也

既不以為耻又不以為謙見得武王心事之無隱

武王之

心猶湯之心也

引證切甚欠此事不得

湯之慙見於言

書仲虺之誥云云詳

見前篇注

而武王之未盡善見於樂

本題武樂

聖人豈固以聲色

欺人者

應冒頭文之以為欺意亦應原題

蓋其胷中之藏與天地並

見得

聖人之心廣大處

固不肯以其心之知而忌夫人之知也

武王既自

知其非豈忌他人知已之非此是無隱處後世或有察焉

正說應舉題深察其心字

蓋將

緣是而得吾之微

知得我之伐紂出於不得已

而吾亦庶乎其有辭

於天下

則我亦可以辭其未盡善之名

後世而不吾察

反說察字不知吾之心出於不

得已則將叢謗於吾身吾無憾焉爾

叢者聚也是聚天下之謗於一身皆議吾

之未盡善吾亦無恨

嗚呼世之察不察不足道

總上文兩脚

而武王之

心則見矣

應破題無隱字

魯昭公之為人皆知其非禮

語述而陳司敗

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則黨君之責其過也無疑

同上孔子退揖巫馬期而

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故夫陳司之有言也

見工

夫子亦安

受之曰邱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同上出處下文云云

夫以過聞

天下而夫子以幸言之

文申上

則亦寧有所避

亦是無隱意

而

或者後世必有知吾言之非黨者也

知夫子之非黨則知武王之未盡善

然則武王之樂其未盡善也固武王之不幸

應前不遇意

而

周衰焉有夫子焉知之

此是見察於後世處又繳出題子謂字

乃武王之

幸也

此幸字與夫子邱也幸字亦相應

謹論

前篇謂聖人之心不白於天下有孟子知之此篇聖

人之心無隱於天下有孔子知之是同一意

發明題意格

仁聖博施濟衆

馮椅

出處

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朱文公集注云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立說

本晦菴之說謂施至於博濟及乎衆此固仁道之極致仁者之至願然而有次第有

分量也盡此道者必聖人而後能之然聖如堯舜猶以為病則其功用之大不容以

易致也此夫子所以明仁聖精微之辨歟
又朱文公云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
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
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
贍耳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
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
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
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

批云

文勢圓轉節節相應深得論體

論曰事有功用之大者不容以易致也

謂施而至於博濟而及乎衆非

止為仁雖聖人猶難之

則亦求其所以致之之道而已矣

貫上致字夫

推一己之所為

指施與濟字

以被天下之至廣

指博與衆字

此豈

非仁道之極致而行仁者之至願歟

喝出仁字

然而轉固有

次第也固有分量也

不容易致意與講中相應

而奚可以仁定論哉

謂何事於仁

等而上之必有天德之聖人能合天下以為一

體

謂必也聖乎

而動化之妙運用之神有不待推行之勞而

自合者

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人地位

至此而後功用之大始可言矣

應破題語

然聖人尚竊難之而曾謂可以易致也

謂堯舜其猶病諸應

破題

嗚呼此仁聖精微之辨

辨仁聖二字不同

固有待於講明而

必折衷於夫子歟

衷去聲引本文

仁聖博施濟衆請即夫子之

言而申之謂仁聖別乎

疑辭問起別言其異也

堯舜性之所以為

聖而仁覆之功用後世無及也

孟離婁上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云云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然則有同歟

疑辭

曰必也曰何事

本

夫子奚為截然不肯少紊

紊亂也

而真若仁之別於聖者

是不可深求其故耶

謂夫子言仁與聖不同從原起辨難至此

蓋嘗泛觀

之天下

解上意

舟足以航川而施之陸則不行

莊天運夫水行莫如

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不行

葛足以當暑而施之寒

則無補

史李斯傳堯冬日鹿裘夏日葛衣

則所施者有病於博

謂一物不可兩

用見得博施之難

大明普照而部屋弗覩

易豐卦豐其蔀日中見斗注部覆曖鄭光

明之物斯豐在部幽而無覩者也又豐其屋部其家

陽和發育而寒谷或凝

劉向別錄

鄒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

則所濟猶有慊於衆

謂日月天地之大且有然則施之博濟之衆

總上

此固

仁道之極致而皇皇之四達者也

應冒極致字

莊固

仁者之至願而所欲之不存者也

應冒至願字

孟盡

之所樂不存焉又見本題朱文公注

舉而謂之仁夫豈不可

喝出

然而固

有次第也固有分量也

應冒頭小

則豈容於不講耶

施

博濟之衆既未易盡夫子之言不容不講明

今夫自一念之愛推而達之一

身而支體髮膚之無遺育

由心而身則身為大

自一身之愛推而

達之一家而父子兄弟之無異和

家大於身

又自家而國自

國而天下

國又大於家天下大於國

先後之不同科也厚薄之不同

品也其次第固如此

謂有次第

而豈易致耶

以上應次第二字發出不容易

致之意

豈曰仁而已耶

非止於為仁

夫苟非泊然無意於斯世

者則皆知所以求仁也

自此以下說分量意

而愛天下利生民之

深心固有倫類之不通而不能推者矣

謂施難至於博濟難至於衆

或勉強而行之或利而行之中庸固有推之而不能遠遠

之而不能盡者矣見得施難至於遲速不論也久近不

論也包上意謂其分量如此又豈易致耶以上應分量

容易豈曰仁而已耶非止是故非聖人不足以盡仁而

苟未至於聰明睿知而達天德語見中庸則所施之

博所濟之衆誠不敢知也未到聖人地位則惟夫與造

化同功與萬物同體其德盛其化神此是聖人地位

地萬物有所不為為之而行有所不動動之而克謂聖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繩尺

十六

能博施濟衆

所謂保合太和之功，用不於此，觀而奚觀哉？

聖謂

人可以盡博施濟衆之道，易乾卦保合大和。

嗚呼！此固聖人事也。

嗚出聖字，歸在聖人。

身而聖人，每難之何也？

又難一難應聖人尚竊難之。

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

用中庸語，以天地之不足，形聖人之不足，不小了聖人。

而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吾猶有愧焉，故也。

舉孟子語，去聲謂天地且與。

有不足處，聖人雖有不足，又何慊。

且堯舜之性之較之湯武之身之猶

有間也。

間去聲，語見孟子盡心上，文公注云：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而

無告之不虐，困窮之不廢。

書大禹謨。

嘉孺子而哀婦人。

莊天地堯曰吾。

不教無告不廢窮民
嘉孺子而哀婦人
甚者有苗之弗率
書大禹謨帝曰

弗率汝
徂征
蓋終堯舜之世不能相忘於大順
苗民逆命
而

猶有待於禹
注見上
論至於此則博施濟衆豈易致耶
冒應

易致
字以堯舜猶病之心觀之
出處本文
宣亦曰仁而已耶
謂何

事於仁亦
應前語
嗟夫
別下
三代而下非無志於仁者也
應前非泊

然無意於
斯世者
固有殫所利以為恩捐所與以為惠而不能

周普者矣
殫盡也捐棄也此皆小恩
雖有賢君僅致小

康
僅止也
而求其如三代亦難矣
夏商周應
况堯舜之

欽定四庫全書

敢望

出應處

蓋非不足於仁也而不足於聖也

發明出處
仁聖二字

結

雖然有孔門之講學則堯舜可為也

應冒有待講明
意歸孔子之言

講學之不明而推行之或紊尚可語仁乎哉

反說
學推行皆

應前語

夫子之示人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出處
下文

云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云云

嗚呼此善推其所為孟子所以

有取古之人

孟梁惠王上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而盡已之

忠推已之恕

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云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南軒曰盡

已之謂忠推
已之謂恕

夫子他日以一貫之旨啟子貢者蓋深警

乎此也

語靈公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然則

後之法堯舜者夫亦自吾推之而已矣

應冒推字亦應破題致之之道

而已矣語意方圓轉也 謹論

可把乙集蔡岸博施濟衆何如論參看

又見前篇批

欽定四庫全書

言部
卷六

發明題意格

與馮厚齋仁聖博施濟衆論同意

堯舜行道致孝

陳子順

出處

前漢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

立說

為君之道事親之孝此理最大不可得而盡堯舜於此亦惟兢兢以行其道業業以

致其孝而已以此見天下有不容盡之理聖人有不容已之心

批云

說有本祖文有法度說得極透徹老筆也

論曰天下有實不容盡之理

謂道與孝難盡

聖人有誠不容已

之心

聖人指堯舜不容已指行與致字

夫盡君道共子職

盡君道是道共子職是孝

孟欲為君盡君道又共為子職而已矣至於聖人足矣且說堯舜可以盡而猶拳

拳不容已者說行與致意或謂聖人之謙非也說破非此意天下

之理惟人倫為不容盡為君之道事親之孝非不容盡也轉幹一不

可得而盡也見得道與孝之大使為君而仁道也為子而敬孝也

兩字眼目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云云如是而足以為道為孝應接

題足則聖人夫何謙應前謹字惟夫歸正仁之不能以直遂也

道難敬之不能以盡孝難則聖人之心始有不能

以自慰者合不容已意以聖人之行道致孝而有一毫之未

能自厭其意

喝出行致字厭足也

是其本然之職分

謂行與致乃吾分內

事猶有一毫之未盡

少有未盡處

顧可安乎

豈可止此而不求以行之致之

此其汲汲皇皇雖終身不得寧也

狀兢兢業業意

董仲舒曰堯

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

舉本題處

兢兢畏也業業

勤也

解四字意

聖人生知安行之性亦何用如是哉

生知安行字出

中庸設問

蓋天下有實不容盡之理

答應破不容盡語

不極其至

吾未見其有可止之地耳

應破不容已意

堯舜行道致孝信矣

哉人倫之難盡也

引題下意

或曰

設問起與前篇同格

孟子曰規矩

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舉孟離婁上語

使堯而不能盡

道舜而不能盡孝則古今天下當無能盡之人矣

難一

使天下而有不容盡之理則人之大倫將坐視其湮歟

而莫之省憂也

從原起難至此注數壞也莫之省憂用漢書語

湮沒也

曰解

辨則

辨矣而見則未實也

罵倒以上意

彼果以為天下之理可得

而盡乎

疑辭應主意

談何容易也

謂此理不容盡

孔子曰博施濟眾堯

舜其猶病諸

以下說行道之難雍也語見前篇題注

用

博施仁也君道也

解出道字

天下之人飢者欲食渴者欲飲勞疲者欲息生欲

養而死欲厚

行文有法

鰥寡孤獨瘖聾跛躄之人皆欲不失

其職

連用許多欲字聾不能聽也跛躄不能行也

瘖不能言也

加之蠻夷小人盜

賊奸宄皆欲其為君子

此等不足道之人亦欲為君子

與之並生天地

之間

幾多等色人俱要得所

難耶易耶

冷下說道之難盡

孔子曰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以下說致孝之用中庸語

人之於親

親父母也

溫清之候

記曲禮凡為溫而夏清

清去聲

甘旨之羞

養父母當奉甘旨之

食承顏順色之養

語為政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云承順父母之顏色為難

雖竭誠

盡力不敢以為一一中節

語事父母能竭其力

而又愛望其親欲

使之為聖賢為君子

非惟養體又欲養志此其所以為難

雖聖人不敢自

必也

以上說孝之難盡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也

用中庸語亦學前篇格致

以天地之不足比聖人之不足

若農力穡是穡是菰是灌是溉

用左傳語

穡音標菰音冢耕禾曰穡壅苗曰菰灌音貫澆潑也溉音慨浸潤也

工力百倍而地有肥

磽

磽瘠薄也見孟告子上

時有豐歉

五穀皆熟曰豐不熟曰歉

天下之理固

有不容盡者耳

應主

不容盡則其不容已也亦宜

應破語

聖人惟真見其職分之不容不盡也

申上文

而何謙之有

應冒謙字繳原題意

吾讀堯典自欽天而下授舜以前皆行道之

事也

堯典欽若昊天云云嬪于虞

讀孟子史記之書自往于田耕于

歷階廩之順有庫之封皆致孝之事也

書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又

萬章舜往于田又萬章曰父母使舜全廩捐階蓍叟焚廩又象至不仁封之有庫音被地名又史記本記舜耕

歷山魚雷澤

其行也如百川之東流

詠行字

其致也如良賈之

聚貨

詠致字

自後世苟以為安者處之不啻足矣

苟安者便自足

了更不肯兢兢業業

而聖人則以為未也

惟堯則兢兢日行其道惟舜則業業日致其孝

不害不廢吾力能行之

自此以下謂堯行道禹謨不害無告不廢困窮

而

不能使天下之無窮困

見上注

授時平秩吾力能行之

書堯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類
卷六

二十二

典故授人時云
云平秩東作

而不能使天無九年之水

漢食貨志堯
禹有九年之

水能吁能咈能明刑弼教

堯典帝曰吁咈哉又皋
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教

而不

能使象恭方命猾夏姦宄之徒皆為君子

堯典象恭滔
天又僉曰於

蘇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又舜典蠻夷猾
夏冠賊姦宄

以上學東坡韓昌黎廟碑文

則堯之心

其能遂已於行乎

且疑辭綴上段此堯
所以日兢兢行其道

齋慄而見猶

不足以解憂

自此以下說舜致孝
替瞽瞍憂齊慄替瞽瞍亦允若又孟萬章惟

書大禹謨祗載見

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

終身之慕則一日不容於遽已

同上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

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

既克諧矣既烝烝矣而但不至於姦焉

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聖人之望其親也豈但欲

其不至於姦而已哉

欲其親為聖賢為君子

君堯而堯聖

以君道事堯而

堯為聖人

臣禹而禹聖

以臣道使禹而禹為聖人

立已而已聖

盡已之道而已亦為

聖人而吾父不得為聖人也

舜之望其親如此其厚

則舜之孝猶為

未能盡致也

此舜所以業此舜所以業日致其孝

覆載之間有一物之不得其

理一人之不協於極

總堯行道一段

而吾之親不得為慈父為

聖賢皆吾職分之懍然

總舜致孝一段

則聖人之心得已乎不

得已乎

照主意不容已字

此堯之所以兢兢也此舜之所以業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卷六

二十三

業也

說出兢兢業業四字

此天下之理所以為不容盡也

應不容盡意

於其所不容盡之事而求盡焉

應不容已意

則堯為盡道

孟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舜為絕孝矣

揚君子絕德舜以孝繳盡意

是故

又演餘意

兢兢而行道業業而致孝堯舜之始事也

舉

處本文

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堯舜之終事也

再舉出處下文

欲引此為結尾

聖人終始之事董子知之矣

總始終兩字歸在董仲舒所言上先

揚

雖然猶未免乎計效之論也

又抑之結上生謙固下與後面相應

不足以盡聖人

應冒謙字

而名顯身尊猶非聖人之所計也

堯舜本心
不在此

聖人所知者盡其心而已

堯舜本心但欲行道致孝

極其

所事亦豈止於尊顯而已哉

說得堯舜之心廣大

董子之言猶未

免乎計效之論也

應前語畧責仲舒尊顯之說

或曰

辭是為武帝設

也

謂董仲舒以是語告武帝

果為武帝設則亦不足辨也已

又為仲舒出脫

學者姑反而求諸聖人

轉歸堯舜身上

謹論

前篇謂博施濟衆其道甚大堯舜猶以為病此篇謂

行道致孝其理不容盡堯舜亦以為不容已兩篇語

意一同

順題發明格

此篇文法與君子以仁禮存心論相似

仲尼不為已甚

陳傅良

出處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注云已猶太也

立說

聖人之道大故天下望聖人也過高若使聖人以高自處不能俯而就之則是此身

孤立於天下便成已甚聖人於此只得少自屈抑非以徇夫人也蓋將以行道也前

輩云孔子教人嘗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正用此意

批云

止齋之論論之祖也此篇又為止齋諸論之冠文圓活而味悠長讀之終日不厭也

論曰聖人之道欲行於天下則亦不可孤而立也

謂孔子不

為太甚之事以拒絕天下之人

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

聖人之道大故望之過高

則聖人之於天下亦難乎責之以詳

聖人欲行道於天下故不敢責之以

詳盡

夫其望我過高也而吾又詳責之曰必如是而後可

與行道

止齋文法多如此家經若如此則是太甚了

使天下而皆如聖人之

意則亦奚不可者

更開一開則地步寬展

惟聖人之不能盡如意

也

轉說

故其勢將必至於拒絕而人心亦重自疑畏矣

若聖

人以道自高則必至拒絕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亦重自疑畏而不敢親近於聖人矣

嚴拒絕之

法以離疑畏之心而後聖人始孤

孤字

破題

嗚呼吾未見

夫孤立於天下而後可以行道於斯世者也

就孤字反結

此無意於天下愬然以自潔者之為而謂夫子為之乎

生此一句意為後面庚齊沮溺之徒張本

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夫子之

道所以至今不廢也

此一句自是一段意

且天下均若人也而

聖人獨有以異而舉世無與為侶

若聖人求異於人使天下之人不與之為

伴侶則是孤立了

此固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

下得震字響只是換易冒

頭疑畏字意

幸而在上為堯舜為湯武

反形夫子不如以其堯舜湯武之達

震天下者而用於天下其事便其理宜則亦可以徑行

而無忌勇為而不屈

若有數聖人之位則凡所施為皆可以盡如吾意

不幸而

在下無堯舜湯武之位

正說夫子之窮

以其震天下者而用於

天下其事逆其理反

既無數聖人之位則凡所施為必不盡如吾意

必委曲為

之吾猶憂聖人之道大天地不足以為容

史記孔子世家陳蔡圍孔

子於野云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

而終其身窮然而

無所入矣

說得似夫子氣象

若是而猶甚焉

許多遠來要說个甚字

吾不

知夫聖人之以道自累如此也

若夫子凡事太甚使人不得親近非以道累其

耶夫道之不行也

雖是起處亦與上意接續

未必皆天下之過也或

有道焉而不善用之也

歸在聖人身上

蓋立已於峻則其迹固

不可犯

峻字是應冒頭過高此一句說自己

而強人於太難者中才皆

有所弗堪

太難字是應冒頭詳責字此一句說人而句法短長不齊此論體也

為是不可

犯之形以求弗堪之情

此是止齋文法

則其道始不可行於天

下

應冒頭吾未見夫孤立於天下而可以行道於斯世意

文勢斬截

昔者子游謂曾子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見論語子張篇

曾子曰堂堂

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同上用事不著迹可以為法

夫以其堂堂也

疑似足以拒人

疑似字下得好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則

人雖有樂為善之心而不敢與之並立

反形孤字

使人有為

善之心而不敢與我並立則凡沮人之善心者皆子張

之為也

再回來說數句有餘味

彼子張一賢者爾

要從子張上過夫子來

子

游曾子皆其深交而猶以其堂堂而病其難

見上注

况夫

以夫子之聖而甚為之

賢聖是關合字

吾見天下之病夫子者

多於病子張者矣

一句收取一段意都在夫子身上

是則夫子之所憂

也

謂夫子本意如此

他日子張之論交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

善而矜不能

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云云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

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吁是非子張之言也其諸夫子

之憂之而告之以是

本是子張自說今日夫子告之是將無作有善作文處

而廣

其介然之室也與

介然字用孟

子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介音憂倏然之傾也室

塞

也其曰異乎吾所聞蓋聞諸夫子而已

聞字是過脉

吾於此

是以得聖人天地之為量也

量字過下段有情

故其言曰鳥獸

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

夫子憮然曰云云

巽齋批云究竟此篇只用子張與鳥獸不可與同羣二事翻作許多議論

聖人之

憂固至此也哉

照前面憂字

且君子誠不可孤而立也

照主

其出也或為之主或為之僚

出而有主有僚友則不孤

其處也又必

或為之徒

處而有徒黨則不孤僚徒三字立三節與後相應

以主

一出處未嘗

一日離夫人也

如此則不孤

不可一日而無人而夫人未必

皆明君

此是主

未必皆賢卿大夫

此是僚

未必皆才子弟

此是

徒用三未必字好

吾則曰是皆不足與行道惟遠之不暇惟疾

離之不足惟恐其影響之不幽

如此則成已甚了

則人既不可

與居吾有羣鳥獸而已矣

却是孤立了

夫舉斯人而不足與

居至於鳥獸焉是羣

應前面鳥獸同羣語

是聖人之待人類薄於

待鳥獸也

聖人本心必不如此

嗚呼又烏有身為仁義禮樂之主

而可以待人類薄於禽獸也哉

轉歸正意說得十分痛快

是故夫子

之於晚周

一再實

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

可以仕則有主矣以下

三句用三箇苟可以字見得夫子不為已甚

苟可以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

可以交則有僚矣

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

可以教則有徒耳以上用仕

交教三字與主僚友三字相應前面說三箇未必此却說三箇不必皆是相應處

聖人之道非

固如此徇乎人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

此是夫子本意

其過不專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

應原題下道之不行未必皆天

下之過有道而不善用之意

夫惟其如是也

再申上文

故雖春秋之時之

人猶能樂其實而用其情愛其怨而安為之黨

如此則不孤立

了衛靈魯哀之君自忘其愚不肖而願有所請

如衛靈公問陳

於孔子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類

由求數子非不急於仕者

子路名由冉有名求

陳蔡之厄極矣寧忍於飢寒流落而不忍去

史記陳蔡圍孔子於

野云云乃召子嗚呼此夷齊沮溺段干木泄柳之徒能

致者哉

此數子却孤木泄柳皆隱者伯夷叔齊長沮桀溺段干

此孟

子所以姑舍是而願學夫子也

孟子公孫丑上乃

仲子

所願則學孔子也

之兄不義而受齊祿猶盜跖也

孟子文公下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

亦盜跖之所築歟云云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居也

戰國之

諸侯其取之民猶禦也

孟子萬章下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曰云云曰今之諸

侯取之於民猶禦也集註云禦止也止人而假之且奪其貨也

猶盜跖也不可以居猶

禦也不可以受

此等皆皆難處

孟子則曰吾猶居之猶受之

見得

孟子亦不肯絕人

不以仲子為廉

孟子曰云云仲子惡能廉

且戒萬章勿卻

也

見上萬章下出處上文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其從心也孟子曰恭也云云以是為不恭故不卻也

容氣象宛然孔氏家法也

謂孟子氣象似孔子

噫甚矣軻之似夫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也甚笑軻之似夫子也

兩句謹論
詠結

近日太學公魁君子之言之守論全倣此篇文法學者不可不熟讀

順題發明格

此篇學止齋仲尼不為已甚論文法

君子以仁禮存心

曾晞顏

出處

孟離婁上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

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云云

立說

謂以仁存心而能愛人以禮存心而能敬人者天也彼橫逆之來拂乎吾心者人也

彼固拂之吾固存之人固不得以累吾天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卷六

批云

文簡潔而氣和平遠迤
曲折頗得止齋法度

論曰君子之所以自處者

自處是存心也

天而已矣

天字指仁禮學方

岳聖人道出乎一論破題聖人之為斯世也天而已矣

夫苟天而已矣

學止齋則文法

人固無與也

以天字為經人字為緯人字是指出處待我以橫逆意

人無與於天

而紛紛者若將累之

指其橫逆由是也意

天不可累也

指愛人者人恒愛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可累則非天也

指出處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君子人歟引題

主愛人者天也

仁者愛人

敬人者亦天也

有禮者敬人

天者我固

有之也

學孟子子語

我固有之

亦是學止齋文法

則人固不能使之無

愛無敬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吾愛人敬人而人不吾愛

吾敬吾心之愛敬自若也

指橫逆之來君子必自反意

此之謂天也

說得主意

是故仁也禮也

出題

君子之存乎吾心者也

叙本文

存乎吾心者天也

應前

拂乎吾心者人也

應前

逆者彼固拂之吾固存之人固不得以累吾天也

應接吾

之所以自處者天而已矣

應破題主意文勢圓轉

故孟子曰君子

以仁禮存心請以天論

不走了主意

嘗謂君子之所能

者天也而其所不能者人也

用蘓東坡韓文公廟碑文云云人之不知

天者其心與君子異

申上文天字

一語之慢貽憾終身眊眊

之報孜孜然惟恐不及

眊眊釋云瞋目貌報眊眊之怨顏注上音厓舉眼

漢杜欽傳

也下即皆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又司馬遷傳眊眊之辭顏注舉目背也上音厓下音才賜反

又上五解反下士解反

問之則曰惡聲必反賢者不免

孟子公孫丑北宮黝

之養勇也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以德報怨聖人非之

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

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

勢迫情動凡其扞格齟齬者責固不

專在我也

指待我以橫逆意指音畫扞格齟齬言不相入也

嗟呼不以薄待人

則望其待已也甚厚

指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至於遭無故

之變人情皆有所不堪

指待我以橫逆者

缺甚厚之望而乘之

以不堪之情則其所以相與屑屑者無怪也

以上文學陳止齋仲尼

不為已甚論

立已於峻則其迹固不可犯而強人於太難者中才皆有所不堪為是不可犯之形而求當乎

弗堪

之情吁是非之相形彼此之相厲蓋亦深於責人而不

知天之在我者固已淺矣

應主意天人二字

君子不然也惟天

之天可以明君子之天何以言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天之仁也

見易乾卦

品物流形各正性命禮斯行焉

同上而宇

宙之間參差不齊忿怨嫚褻

參差不齊用伊川語

凡以帝力為何

有者天亦聽之而已

此橫逆意天之待人猶君子之待人莊子帝力於我何有哉百

物之生四時之行天之天蓋自如也

天之天與君子之天則一語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君子之天亦天之天也

過處有法且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

君子以惻隱自處而刻薄之私一毫

不敢萌焉懼有以戕其天也

學蘓文子以仁存心

演君

辭遜之心

禮之端也

孟子

君子以辭遜自處而慢傲之習頃刻不敢

生焉懼有以褻其天也

學蘓文上田況書其名曰逆天其名曰褻天演君子以禮存心

意仁於人無不愛禮於人無不敬

此是君子之責

使君子而不

愛人不敬人非也反說然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

敬之

叙本文明白

君子而愛人敬人人亦宜愛敬君子

指愛人者

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而靡靡紛紛猶有撞搪叫號忿觸而怒

抗者豈君子有以致之耶

說待我以橫逆者用止齋文

君子無以致

之而其至於此也則安得不究夫人

應前人字子惟以天自處

而

君子之於斯也有哀矜而無忿懣有順受而無捍拒有

雍容暇豫而無躁切急迫

形容以仁禮存心意

被意外之患而居

之以寬狹可以傲人之資而退然若不敢較者

形容其待我以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細尺
卷六

三十四

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何也

設問

蓋其涵養之熟持循之定所以自

處者天也

應主意
天字

我之於人無不愛盡我之仁而已

君子

以仁存心如此

人不我愛我不知也

指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

我於人

無不敬盡我之禮而已

君子以禮存心如此

人不我敬我不知也

指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意

其意亦曰自然者謂之天

此是使然者
仁禮

非天也

此是人之
橫逆者

出於我者謂之天出於人者非天也

說得透徹

仁義根於吾心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

孟子

人不我愛我敬我亦不愛不敬

以下皆
反說

是我之愛敬出

於人而非出於已出於使然而非出於自然仁禮皆吾

心外物矣其得謂之天乎

大有議論

周公之於管蔡

書蔡仲之命惟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因蔡叔於郭鄰

夫子之於叔孫武叔

語子張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子路之於伯寮皆是心

也

語憲問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云云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君子待橫逆如此

古今論天德者必曰舜

莊子舜天德而出寧

何人也溫恭允塞人也

孟舜何人也予何人又舜典溫恭允塞

其仁禮非

有所愧慢虐小醜崛強弗率

謂三苗謨惟時有苗

書大禹

赫然以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編尺
卷六

三十五

兵殲之夫豈不可

殲戮盡也

舞干羽敷文德舜之心泊如也

同上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君子之待橫逆如舜之待夷

狄則天矣

歸主意天字

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天

不走了天字

天

非君子之所私有也人自不能有之乃悻悻焉與君子

角

悻悻見孟子公孫丑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悻形頂反怒意

也暴焉而莫之怒慢焉而莫之抗未必不謂君子之為

吾屈也

開

抑孰知暴之慢之而未嘗怒且抗者固所以

見君子之天也

用止齋文法

孟子之言吾於此驗之抑孟子

亦能蹈其言者歟

歸孟子身上

臧倉之毀大非常情之所堪

而行使止尼一歸之天平日仁禮之心不少易也

孟梁惠王

下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云云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他日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吁以孟子之天而所遇之人猶有臧氏子

焉世變亦可歎矣

用天人字與前面相應

謹論

亦可與止齋樂天者保天下論參看

考究題意格

與漢南北軍相統論同格

唐兵制節目如何

王文貫

出處

唐兵制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蓄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立說

昔者先王寓兵於民未嘗厲民以為兵唐之兵制大抵以體民之心而為寓兵之法初非厲民以為兵節目之詳無非以仁愛體恤之意默行乎其間正有合於先王之意也

批云

學範文瞻攷究歷代寓兵於民之制甚精密

論曰以體民之心而為寓兵之法

謂唐之兵制寓兵於民未嘗厲民以為兵

君子有取其立法之詳且盡也

取其節目之詳盡者夫以其有仁愛之心也

昔者先王寓兵於民未嘗厲民以為兵也

厲民字見孟子滕文公上

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屬民而以自養也言古者寓兵於民之意如此

自兵民既分

三代而下

兵民分而為二為兵者亦無以自復於民

為兵者專從事於兵不可復反為民之事

而御兵者亦每不復以撫綏斯民之意待之矣

御兵者亦

專以兵視之而不以民視之此言後之世以兵視兵而不以民視兵之意如此

於此有君焉

暗指

唐不強民以為兵而常以民而視兵主仁愛體恤之意

默行於法制條目之中

以仁民之心寓於兵制之中

其立法愈詳則

其仁心愈著

節目之詳皆人心之寓

夫如是則先王不厲民為兵

之意亦僅見於此

唐以仁心寓於兵法尚得三代之遺意

而論者乃曰大

體之不正而節目之徒詳是非得為制法之善者也

設難

嗚呼曷不自其體民之意而觀之乎

解發出主意應破語

君子

是以有取於唐之兵制也

取唐法之善

夫自三代既降兵民

之判久矣

三代而下兵民判而為二

高祖太宗承魏周之舊而制府

兵之法

本題下文府兵之制起於西魏後周而成於隋唐興因之云云

自其大體而觀

之固可謂得古人之遺意

得三代仁民之意

而其居處教養之

有方動作休息之有時

言唐之兵制

節目所在纖悉備具

喝出

題上節目字

彼豈求詳於是哉

喚下文

惟其以民視兵而不以

兵視兵此節目之詳所以為仁之至也

發盡主意

唐兵制節

目如何請因唐史臣之論而申之

昔者嘗觀先王之

制兵蓋未嘗以兵視之也

應冒先王寓兵於民意

其今貢賦則立

邱甸縣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數

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其會什伍則立

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其會什伍則立

伍兩軍師之名而以五起其數

同上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

為兩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

其調車徒則立通同終成之名而以

十起其數

前刑法志殷周因井田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

終十為同方百里

始嘗疑之

且設夫先王之制兵何其有委曲

繁重之心而不為簡易可行之法哉

言先王制兵之法何為如此之詳

嗚乎是必有其故矣

喚下

夫兵者民之所畏而民者國

之所重也

喝出兵民二字

以素重之民而使之趨可畏之事

民以

而為兵亦
是難事苟無體惜愛恤之心焉則其戾於人情也多

矣
若無體民之心而為寓兵之法豈不違戾人情故民力之勞則有以息其力

民用之缺則有以備其用
此是寓兵於民之仁心周旋審慮不啻

如家人父子之相為區處者
治兵如治家然豈固欲以是徵譽

乎民哉
徵譽求名也先王亦求盡乎人情而已
自原起

先王以民視兵不
以兵視兵之意自秦人驅民為兵而民皆有疾視其

上之心
孟梁惠王下不誅則疾閭左之戍
前食貨志始

戍又見
下注大澤之屯
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發閭左之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蓋草

管民命略無一毫顧惜體恤之心

賈誼疏秦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照破題

體民字

他日一夫大呼揭竿斬木相與共起以亡秦者亦

其困苦無聊不能自安於行伍者為之也

賈山至言一夫大呼天下

響應者陳勝是也又賈生過秦論帥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吁以兵視兵而

無以恤之其害固如是哉

此段用秦事反證題

漢鑒秦弊而京師

有南北之屯其區處兵制大略可喜

前刑法志漢京師有南北之屯且

揚之然而之又抑

募及奔命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宰

相之子不免戍邊則無乃悉民以為兵

昭帝始元元年募民及發奔命

者擊益州應劭注云常兵不足權選精勇間命奔走故曰犇命又趙充國傳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以益邊兵又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又前昭帝元鳳二年有卒更踐更過更三品之號注淳如曰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徭役長更律所謂西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徭役長

安者而道中衣裝悉皆自備從軍山東者至貸子錢以

自餉則無乃以兵而病民

賈誼傳淮南之地遼屬於漢吏卒徭役往來長安道中衣

裝悉自備又前貨殖傳關中列侯封君從軍山東至於貸子錢以自餉

節目未備則法制

疎略君子於漢夫亦何取

此一段論漢無體民之心故漢制疎略

嗚呼孰

謂唐承八代之衰而其制兵之法見於節目之詳盡者

乃能上合先王仁民之意邪

應冒先王仁民之意

觀其踵魏周之舊

制立府兵之良法

見冒子注

置府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可

謂得居重馭輕之勢矣

唐陸贄傳

太宗列置府兵八百

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

無事則散於田畝而不知有征役之勞有

事則統於宿衛而不至有調發之擾可謂得寓兵於農

之法矣

題下文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工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又見題注

立法之善蓋自三代而下莫加於

此謂唐兵制節目之善

然高祖太宗仁民之心尤未輒

此而見之也

更要演出仁民意自此以下說唐兵制之善

蓋至於番上之有

時調發之有節

見上注

給渭北之腴田以養元從之禁軍

同上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天下已定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軍復老不任事以子弟代謂之父子軍慮其統御之無法也於是有

折衝果毅別將校尉以領之

題下文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

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一人

慮其紀律之不分也於是有團隊火

正以糾之

同上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慮其器

械之難備於倉卒也則有庫以藏其介冑戎器焉

同上其馭

馬鍋幕糗糧皆自備并其甲冑戎具藏於庫有所起行則視其數而出給之其番工宿衛惟給弓矢橫刀而已慮其老稚之不得以免也則有二十為兵六十而免之

法馬

同上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其教之有方則越騎武騎為有

等

同上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

校其役之有期則五百里二十為有差

同上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

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五里七番給直以市馬蓄才

以待用

同上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又題注

凡所以節民之力而安民

之生者無所不用其至焉

見唐之兵制節目無非以仁民之心行乎其間

高祖

太宗之意果安在哉

喚起下意

彼固以為民情之病於兵也

久矣君上之不恤乎兵也久矣

要知體民之心而為寓兵之法

體察之

精詳計慮之周悉

是節目處

則夫品節之具仁心之原也條

目之備惠愛之孚也

節目之詳盡皆仁心所寓

唐之兵制由其節目

而觀之其有得於古人不厲民為兵之意

照冒主意以上講究兵制

最為詳盡節目曉然

而論者乃以為六軍宿衛悉皆市人而衛士

亡匿宿衛不給是皆節目不善之所致

題下文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

府兵之法寢壞者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天寶以後強騎之法又稍變廢

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時府人目番
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
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辱罵者必曰侍官而不知唐
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制之所以善者正以其節目之備也

節目之備乃
仁心之寓

唐制

之所以壞者正以其節目之隳也

節目之隳乃仁意之
壞學止齋制度紀

綱論文法自此以下說唐兵制之不善

宿衛更代多不以時則民得無有

勞逸不均之患乎

見上注
無仁民之心謂

悉以假人或為童僕得

無有失身行伍之恥乎

見上注
無仁民之心謂

京師共恥號為侍

官則上下不致其愛重之意可見矣

見上注
無仁民之心謂

節目

既隳大體不立唐之子孫實執其咎尚可以是以議高

祖太宗立法之徒詳於節目也哉

此段設難問答責唐之子孫不能遵守舊

制唐史臣謂雖不能盡合古法尤得其大意焉

舉題本文

彼

所謂大意者其諸有見於先王恤民之意歟

應主意以上講題分二

段一段論兵制之所以善蓋其節目之詳一段論後代之不善正由節目之壞却用出處語意繳結講中意

雖然節目之備具固其體民之心所寓也

揚

而節目之未究

亦其考論之未精也

抑之大凡作漢唐論先抑則後揚先揚則後抑

古者凡起

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

禮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今兵悉隸役而他繇不復無乃殫民力

乎

陸贄奏議唐人隸籍於兵者終身不復

古者大司馬教兵三表之間二

百五十步以步法立人殆不足以容六軍之數則六軍

之旅固遞閱也

禮大司馬修戰法廣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注云表所以識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云云

今府兵之法每歲

季冬折衝都尉率其屬而教之豈不大煩擾耶

見前注

不

特此也高麗之役既帥江淮嶺陝之兵矣又募長安洛

陽之士既而遠近應募不可勝數而房玄齡垂沒之際

至忍死上表且願焚凌波之舟罷應募之衆

房玄齡傳

多病願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遂上疏云云願下詔使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舡罷應募之衆

即臣死骨不朽

母乃平時養兵固不足恃而倉卒制度猶有待

於外求邪

且疑下

節目至詳尤有遺憾亦可以見立法之

難矣

抑唐兵制節目之未善

由其立法之難而有如唐制之善君

子又安可以輕議

既抑之又揚之見文字宛轉

未段

之時綴處又略扶起

謹論

兩篇考究歷代兵制甚詳可以參看

考究題意格

可與唐兵制節目論參看

漢南北軍相統如何

張亦顏

出處

唐李揆傳京師多盜至駭衛殺人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步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立說

李揆言漢南北軍相統之制固是一說但其論未盡蓋漢之列城分屯固所以重京師之勢而周廬設衛尤為近天子之先故其創置兵制尤重宿衛之選而環立王所非必皆武勇之人雖士大夫亦得以周旋於其列見得漢之南軍尤重於北軍非但

相統而已

批云

考究精詳議論超出於題意之外老作也

論曰論一代之兵制

指李揆論漢兵制

而取其有內外相維之

意

漢南軍在內北軍在外交相維見相統意

君子猶謂其有遺論也

抑李揆之說主

意謂漢以宿衛之兵為重且含蓄未說出

夫立國固不可以無兵而京師猶

不可以無衛

順說兵衛之意

是以古人之制兵也必使內外相

權而無一偏之患表裏相屬而無角立之形亦既得之

矣

謂漢南北軍相統之說李揆亦得之矣且揚之

而猶以為未也

又抑之亦含蓄未說

出主意蓋列城分屯雖所以重京師之勢指南北而周廬

設徼尤為近天子之光

主意重在此周廬千列徼

後漢班固西都賦錯又張衡西

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釋云周環遠也廬天子止宿之地徼古平反循道也

苟以一概視

之而無所輕重於其間則非所以尊主勢矣

北軍為輕南軍為重

故其創置兵制尤嚴宿衛之選

至此方發出主意

而環立王所

非必皆武勇之人雖士大夫亦得以周旋於其列此其

意遠矣

漢之宿衛以士大夫為之見得以南軍為重

蓋漢之南軍是也

繳上意

李揆論漢南北軍揆之言蓋激於一時之論而不暇及

欽定四庫全書

高麗書
卷六

其詳

時京師多盜

愚恐或者槩謂之軍而不知漢人之美意

故不得不為之辨

謂漢以宿衛為重而揆不之知

漢南北軍相統如何

請以廣李揆之所未及

推廣李揆言外之意

漢人兵制材官騎

士布滿郡國

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又刑法志置材官於郡

國南北二軍鎮衛京師

前刑法志漢興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孰重乎

設問

曰

京師重

荅重字

北軍兵卒守護京輔南軍兵衛扈從禁庭

解漢制南軍之意

孰親乎

設問

曰南軍親

荅親字與禮孰重

曰禮重文法

夫惟京師之兵為重則不可以無統攝之意

貫上重字

夫惟

南軍之勢為親則不可不重宿衛之選

貫上親字此理發出主意

也亦勢也

理勢皆當如此

論漢兵者烏可以知彼而不知此乎

謂李揆豈可但知南北軍相統之選尤為重雖然

喚下意非是自為一段以

漢論不若以周論

引周為證

周人王畿千里建置六軍

記注云王

畿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百里為一同又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有掌固以修城郭

同上掌固掌修城郭溝池瀦渠之固

有候人以察姦

細

同上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

有環人以伺軍慝

同上環人

掌致師察軍慝

有司兵以掌兵盾

同上掌五兵五盾

北軍之在

外者然也

以上周之北軍如此

虎賁卒伍擁王前後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

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閤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政則守王門

旅賁戈盾左右

王車

軍旅會同投載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注乘車王所乘車也

左馭前

驅掌以太僕

太僕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持馬陪乘

贊以齊右

齊則皆反乘去聲前齊車王乘則持馬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

以上並周

禮夏此南軍之在內者然也

以上周之南軍如此

舉內外之兵而

屬之司馬其綱維統攝之意亦可見矣

周禮夏官乃立夏官司馬使帥

其屬而掌邦政云云以上內外軍皆屬司馬

然周人不如是而已也

要斡以下意

為環衛王宮實為親密之所而密邇紫宸尤不可使匪

人濫廁其間

證主意

故宮伯所領皆貴遊之子弟

周禮天官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又用春官貴遊子弟語

宮正所屬亦皆習知道藝之

流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云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非區區徒役之比也

見宿

衛之兵皆士大夫為之非外兵之比

周人重內之意何如哉

證主意南軍為重

成

周之制固非漢所敢望其僅有得於周人之遺意者亦

烏可畧而不論乎

引周過漢

高帝間關百戰以成帝業

高祖本紀

大者百餘戰五載而成帝業

既都穀函之地以壯京師之勢

班固西都賦漢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繩尺

四十六

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

復重京師之屯以為皇家之

衛

刑法志詳見原題注

南北置軍實防於此

昉始也

以其制考之漢考

兵主於衛尉主於中尉則所隸之職不同也

公卿百官表衛尉秦

官掌宮門衛屯兵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又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候司馬十人

調於郡

國調於京師則所調之兵不同也

刑法志漢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

屯或守禁掖或護城門則所衛之地不同也

百官表郎中令掌宮

殿掖門戶又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漢人慮其分而難合也

於是聯屬其勢於渙散之餘統一其權於中外之異南要

統北相

五營郎衛更直執戟入衛殿門出充車騎則內者

未嘗不外也

後漢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屯騎校尉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皆掌宿衛兵又光祿

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司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又郎官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乘輿出警式

候清道還至宮門禁鑰方開則外者未嘗不內也

式道凡三

候車駕出還式道候持麾至宮門門乃開以上並百官表

國有非常虎賁宿衛官府

有警五校屯兵其緩急之相應也如此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

武帝初置出百官表

又後漢百官志執金吾掌宮外戒非常水火之事又比軍中候掌監五營屯騎校尉越

騎校尉步兵校尉尉長水校尉尉校尉皆掌宿衛兵

官掖之內衛尉循行禁垣之

外金吾設徼其表裏之相副也如此

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

上於周垣下為區廬又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候司馬十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出百官表然此

特論漢軍之相統者然耳而漢之美意詎止於是哉

擺去

李揆南北軍相統之言要入主意

竊嘗深考漢制以為南北二軍

立議論

合而言之謂之相統可也

此李揆之說

分而言之則南軍為

天子之宿衛非可以北軍之護城者而並論也

此自家主意

漢制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者不許宿衛猶未足

以見其隆重之美意也

龔勝傳勝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又蕭望之傳望之為

子苑東門候數年坐第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

環衛之職分為二等屬於郎

中令為郎衛屬於衛尉為兵衛

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武帝更名光祿

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皆屬焉又後漢衛尉卿一人注掌宮門衛士宮中循徼事

兵衛則

警夜循晝或出於調發之人

兵衛為輕

郎衛則近接清光無

非士夫之職

郎衛為重主意

考之當時

又考是時為郎衛之人

東方朔

揚雄皆以執戟為郎

東方朔傳東方朔執戟殿下又揚雄傳奏羽獵除為郎給事黃門

而李廣馮奉世亦以良家子弟為羽林期門

李廣傳廣以良家子

徙軍為郎騎常侍又馮奉世傳武帝末以良家子選為郎又羽林掌送徙期門掌執兵送徙

才美忠

義接踵禁庭者儒碩學扈從左右

言宿衛皆士大夫為之

其所以

彈壓奸萌增重主勢者豈小補哉

見得南軍尤重

又烏可概以

軍衛而待之哉

非北軍之比

李揆之論方借此以明南北兩

衙文武相檢之意

叙本題

故僅取其相統而已

因唐南北衙之不相

統而取漢南北軍之相統

其實漢人南軍之制纖悉周密

主意歸重南軍非

止如揆之所論也

推李揆之意

唐兵視漢未遠

引唐事作結末

南衙

諸衛猶漢之北軍也

唐兵制夫所謂天子禁兵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南兵是也

北

衙禁衛猶漢之南軍也

同上北衙者禁軍也

勲臣子弟入為宿衛

亦猶漢之重內兵也

見唐志

其後宿衛寢輕至於假人為

奴而此意始失

唐兵志高宗武后時天下以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云云衛士稍稍亡匿至是

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時府人目苗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辱罵者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然使南北衙之兵無恙則國勢猶可少

支

見前注

奈何府兵既壞折衝諸道無兵可交六軍宿衛

不任受甲不知緩急果何所持乎

詳見上注

此所以激李揆

之論也

本題

故嘗謂成周遠矣如漢南北軍唐南北衙亦

後世制兵之良法

兼收之

而其宗重宿衛尤漢唐之美意

歸重南軍主意

後世有能得其遺意而行之亦足以立國

歸今日來

若夫兵衛不足國勢寢輕徒以發識者之浩歎猶為國

有人乎

嘆息結用左傳語

謹論

前篇謂唐之兵制雖甚詳而兵寓於農無非仁心行其間

此篇謂漢之兵制雖相統而南親於北無非士夫充其職

因事度情格 可與後篇叅看

子儀單騎見虜

江萬里

出處

唐書郭子儀傳贊云云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歷以至誠猜貳沮謀雖唐命方永亦

由忠貫日月神明扶助者哉

立說

子儀以國家之重臣當使之自重其身以爲吾國之重豈宜使之單騎見虜出其不

獲已之計而僥倖萬一於不敗以國之重臣而處之不容自重之地及其成功則天幸也豈任將者

所可常恃耶

批云

寫得子儀心事出立意深而措辭婉歎惜之意溢於言外高古之文也

論曰以國之重臣

指郭子儀

而處之於不容自重之地

使之單騎

見虜若夫成功則天也

主意

夫所謂重臣者國之所恃以立

者也

就破題重臣二字說謂重臣一身乃國家命脉之所係豈不為重

有以重之則吾

國與之俱重矣

申上文

又何至投之進退不容之所

指單騎見

虜使之不得以自重其身而借或然之幸於天耶

應破題意

夫效忠而忘其身是固臣子大義

且開說子儀為臣固當盡忠

然不

使之展布於平時而徒責其應機於倉卒

暗託代宗不用子儀於安

平無事之日聽之退閒及涇陽有變則促而起之使之應敵於倉卒之間本傳自發生倉卒賴子儀復安

曰戰曰守皆失其所據於進退之間

退而無以為戰
進而無以為守出

其必不獲已之計而僥倖萬一於不敗

單騎見虜皆是
不獲已之計真

是僥倖用韓愈盤谷序僥倖於萬一之語

是雖精誠動天威信在人

二人

是一篇
眼目

卒保其首領以集事

用左傳保首領以沒語

不知者以為

重臣之幸

或者說

而國有重臣反使之不容以自重或然

之天幸豈有國者之可常恃哉

照自家主意應破題

涇陽之圍唐

事急矣

本傳僕固懷恩名吐蕃曰純冠河西殘涇州

起子儀於已廢而責之

以屯兵

同上初代宗罷子儀副元帥及冠至涇州遽拜子儀為閩內副元帥鎮咸陽云云大閱兵屯商

州單騎之見吾知子儀萬不得已也

見本題註

回紇之拜令

公

同上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在乎云云回紇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又後註

可以知

唐之在天而子儀之在人者矣

應前而天人二字

特非所以為

任將者之訓也

責代宗任子儀不當如此

子儀單騎見虜請畢其說

甚矣世俗之見好以成敗論人而不為國家深長之

思也

抑或者之論

以奮不顧身為疾風勁草之忠

唐蕭瑀傳上賜瑀詩

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

以履險幸成為天佑國家之福

用左傳語

吁

亦孰知夫為臣而不顧其身忠矣

工上意

而人之云亡如

邦國之殄瘁何

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為國而賴天之福幸矣

上擺

意而天不可知其幸之不可常恃何

天幸適然不可常恃

是故

為國而必重其將非愛其將也所以重吾國也

應冒有以重之

則吾國與之俱重

為將而自重其身非愛其身也為國而重其

身也

應冒自重其身

是以壇焉而拜

韓信傳王必欲拜之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漢

王許

鉞焉而授

唐渾瑊傳德宗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云云兼帥方等行營副元帥帝臨

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

分間焉而舉以聽者

陸贄奏議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間

人舉國以聽見左氏傳

非徒以假其權也

結上生下

使之展布於平時

固所以折衝於倉卒也

中說王道篇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子曰羊祜陸遜仁

人也可使云云折衝搏組可矣

油幢雲擁虎帳風嚴

將軍所居之地

使在兵間

猶不得以覘吾將之風采者

見得將臣要自重其身

非徒以重其

身也

結上生下

身非吾身而國家所倚賴之身也

應冒重臣者國之所

侍以立者也

今也有人於此投閒置散不得展其才於可為

之日

暗指子儀罷元帥之時稷功乃置散地又韓進學解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本傳議者謂子儀有社

倉卒受命乃欲責其力於不可救之時

暗指涇陽之變遽拜子儀為關

內副元帥與單騎見虜之時

欲其進退之有所不能

應冒曰職曰守皆失其所據於

進退不獲已而出其萬一之計應冒出其不獲已之計而僥倖萬一於不敗

以幸其或然之免應冒或然之天幸重臣之用國初心豈願至

此耶應冒國有重臣意說者不能諒其心應冒不知者以遂以

一旦之幸免為重臣威信之孚亦國家天命之固應冒子儀

之在人唐曾不知為國而不知重其將而為將不得以

重其身應前為國而必重其將為將而必重其身行險僥倖一至此極萬全

之筭不如是也中庸小人行險以僥倖又晁錯傳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子儀之在

唐非他時比推尊子儀匹馬北方收復東都揚旗擣壘直指

范陽國家之倚重子儀者如此

本傳安祿山反詔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

取雲中馬邑開東陁云云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云云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方北圖范陽

奉天之圍吐蕃陸梁給以令公倉皇宵遁夷狄之畏

子儀者如此

同上懷恩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犯奉天又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王甫結俠少

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宵遁借用左傳語人主當如何而重子儀子

儀當如何而重其身

應前重其將重其身

單騎一出回紇下拜不

世之功名賀子儀者衆矣

本傳回紇曰令公存乎今誠存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

諫回紇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

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曹見其部長
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也云云然

自識者而論子儀則憂重於喜不能不動深長之思也

喜字貫工賀字
憂字含下意
當是時也子儀之兵權屢削矣
本傳魚朝恩疾

其功因是謀諧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
馬元帥云云又程元振離搆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

代宗之所與謀者王所之居州無幾也
借用孟一薛居州如宋王何事

懷恩不道誘致二虜擁兵結衆突如其來為唐謀者駭

矣
本傳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
倉皇幅紙急起子儀
指

恩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時
連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
朽鉞鈍戈曾無素具疲卒潰

兵誰有關心

形容當時事勢無一可恃

子儀受命驅馳以往子儀曾

次中吾固莫知其何如也

形容子儀初受命之時

涇陽未戍虜圍

已合

本出處

進而無以為之戰退而無以為之守

應冒曰戰曰守

皆失其所據於進退之間

苑中之屯天子皇皇自將矣

本傳天子自將屯苑中名

子儀屯涇陽又兵志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遂為天子禁軍

主憂臣辱是豈子儀自

重之日耶

涇陽之圍事勢急了子儀不容自重其身

思昔回紇共功之時感

慕懷服素非一日一告語之或者回紇猶吾聽也

本傳子儀

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

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我秋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

吾將示以至誠云云又見前注

萬一戎心叵測出所不期則一死報君

庶天地之猶我鑒耳

子儀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又史臣曰晏然效忠有死無二

匹

馬搖搖駕言行邁

用毛詩句法

此時此情愚固知其甚不得

已也

應冒出其必不獲已之計

幸而天未棄唐誘虜之衷

史臣曰天昨王德寔

生汾陽

又用左傳天誘其衷語應冒唐之在天

子儀恩信在回紇者未愁

本傳

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云云懷恩本臣裨將且皆臣故部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

愁字是學左傳

天不慙道之愁應冒子儀之在人

下馬之拜晏飲之歡

同上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

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遣錦采結歡誓好如初

反其向我之戈而為吐蕃之襲

同上子儀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賈而來棄親也公等其倒戈乘之若挽取一芥云云子儀合回紇衆追躡大

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

令公之功固莫懿於為此役令公之謀

尤莫危於為此行也

上句揚之下句惜之應不自重意

論者不考子儀

受任之素不察子儀所以見虜之情

此或者之論

顧謂子儀

識回紇之素心故見之而不疑回紇驚令公之無恙故

孫之而不抗

注見前應冒不知者以為重臣之幸

不思鴻門之會張良信

項伯矣項莊之舞誰其料之

高帝紀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其寔云云沛

公見羽鴻門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謂項莊曰
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莊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平涼之盟渾瑊諒吐蕃矣劫盟之譟誰其抗之
唐

城傳吐蕃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
請燧講好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為會盟使為結贊

所劫兩敵相持惟力是視傳用左失一重臣則無益於君將

有不勝其悔者矣應冒國有重臣而使之以自重論至於此吾知子

儀之不獲已也應冒反報河中馳報天子代宗有覲面

目矣本傳遂還河中壓以至誠之贊殆未知子儀之不

遇於唐也見本題註雖然子儀之不幸者人也子儀之幸則

皆天也

應冒天人二字

元振之讒君惑之矣

本傳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有功於帝

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

朝恩之毀君又惑之

同上魚朝恩疾其功因是

謀譖之故帝名子儀還

兵權所寄率視緩急而為之予奪

見前人註

主之視子儀輕重可以槩見矣惟天地焉鑒其精誠鬼

神焉扶其忠力

應冒成功則天也意見前註又題注神明扶持

更變歷險如履

平夷高節全名烜燿今古子儀之天何如耶

本贊子儀全名高節

燦然獨著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兵之將乃所願則學子儀

揚子儀詩大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將將之君謹

勿以代宗爲訓

青代宗將樂女轉

詩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棄予又用韓信傳陛下不善

將兵而善將將謹論

因事度情格

與子儀單騎見虜論同意

將軍度羗虜何如

陳宗禮

出處

前漢趙充國傳先零羗畔時充國七十餘
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
踰於老臣上遣問曰將軍度羗虜何如當
用幾人充國曰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
圖上方畧願陛下以屬老
臣勿以為憂注度入聲

立說

宣帝非不知西羗之莫我敵也其遣問充
國之時必欲使之度羗虜何如者非徒度
羗虜也正欲度充國之為人也充國是時
已老其勇怯未可知宣帝欲於一問之頃
覘彼之所答如何可
以觀其勇怯何如耳

批云

前輩吳公琮云主張在題目
外題目在主張內此篇得之

論曰講論羗人之強弱

謂宣帝問充國使
之度羗虜何如

英主所以默

寓其觀人之術也

帝欲覘
充國也

夫羗人以小醜而犯中國剪

而去之可也

指先零羗之犯
漢伐之亦容易

而英明之主咨謀審顧若

有不敢以輕進焉者

指宣帝之
問充國

是固持重不亟之意也

總說大意不使之輕於急
進趙充國傳尤能持重

而其深意亦豈止於持重不

亟而已哉

將上意幹一
轉生下意

蓋人之勇怯未易知也

勇怯二
字是一

篇綱

而名遂身老之人時移志改者常衆尤不可以平

日之意向測識之也

謂充國已老未必如平時之常勇

於其未可測識

之中

連上文如貫珠

而吾欲以察其所志

觀其為人如何

苟事事而較

之屑屑而試之甚非尊禮老臣之意也

與後面相應

孰若詢

之以量敵制勝之謀

使之度羌虜何如

而隨察其處事應變之

略

觀他所答區處如何

一商榷之際

指遣問意

豈唯可以度虜而已

以意

料之謂度

因其所度而吾將帥之可倚與否盡在是矣

此意

謂若充國勇於進則可倚仗之以伐羌若怯而不進則不足倚仗矣

漢宣帝豈不知虜勢

非吾中國之敵哉

宣帝知西羌之情狀已久

而羌虜何如必欲充國

度焉而後從

引本文

帝非徒度羌虜也帝蓋意充國之老

而因以覘之爾

發盡主意

所度在彼所以度者在此

所度雖在羌虜

所以度者在充國之勇怯如何耳

吁古今孰有能明宣帝之深意者哉

意在度充國

將軍度羌虜何如請申宣帝遣問之旨

用本出處字

甚哉帝王之問未有能窺英主之閫奧也

就問字上原起

昔

漢楚方爭高帝之咨韓信曰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韓信

傳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曰云云

武帝將有事於匈奴亦

以攻之何如為公卿問焉

韓安國傳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

金幣文結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慢侵盜亡已邊
境被害朕今欲舉兵攻之何如王恢建議宜擊
世率

謂咨謀詢度審而後發漢世人主大抵然耳

且總結上二事審問

不輕抑不思二帝之問若同而二帝之所以問者則不

同也

要撥剔主意謂高帝何以之問與宣帝同武帝何如之問與宣帝異

武帝志馳於沙

漠之北

用城宮馬武馳志於伊吾之北語

衛青去病之徒久已在揣摩

之列

武本紀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出塞匈奴遠遁

謂武帝素知衛霍二將軍之

為何人何如之詔

見上

特欲知兵事之可否往戰之成敗云

爾

武帝何如之問其意與宣帝不同

而高帝之於韓信則異於是焉

擺去

上一股却把高帝之問韓信來比本題

擢之道亡之中邈無相知之素

韓信

傳漢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何間信亡自追之

計策之求

見上注

是覘信也非慮

楚也

高帝何如之問其意與宣帝同

然則宣帝羌虜何如之問

引本題

吾

不知為高帝之問耶抑亦武帝之問耶

關鎖上文且疑辭雙下

如以

為武帝之問

且難

則先零之小醜異乎匈奴之張皇不必

為是贅也

宣帝時先零之小醜不比武帝時匈奴之勦敵可畏其問若失之贅

謂武帝之問公卿

與宣帝之問充國異

意者韓信方來而高帝以何以教我試之克

國已老而宣帝以羌虜何如覘之其機一而已矣

打合得好

宣帝謂高帝之問韓信與蓋漢之視匈奴不過漢之一大

縣西漢書匈奴漢一大縣耳先零之於漢其為縣也小矣先零又不如匈奴之

大螳螂怒臂一蹙可斃是不必度也言奮怒以伐羌虜立待其斃螳螂

蟬之屬也莊人間世夫螳螂怒其臂可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用兵先計而後戰在

充國已非一日之故善兵之譽犬羊至為之震驚焉隱

然敵國何向不濟是又不必度也趙充國傳充國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

尤能持重士卒先計而後戰又羌豪相責曰語女亡反今天子遣將軍來年八十九善為兵今欲一闕而死可得耶又用吳漢傳吳於不必度之中而有不容不度者公德然若一敵國語

帝特未知充國晚節之規模何如耳

發出主意

人之常情

立議

論

固有勇銳於少年而昏荒於耄老者矣

有勇於少而怯於老者

亦有涵養於血氣方剛之時而精明於更事既久之日

者矣

亦有自少至老而俱勇者易知也而名遂身老之人時移志改者常衆意未

應冒人之勇怯未

國以七十餘老銳然金城之往

見本題注

其耄而輕敵耶抑

老而益壯耶

且疑辭雙下

是未可知也帝於是時以為冒然

輕遣固恐有石碣無能為矣之患

疑帝此問恐充國如石碣之怯

左隱五

年石碣使告於陳曰衛國編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苟切切然詰其勇怯進退之

迹又非所施於元老舊臣也又非吾所以推轂授鉞之

禮也

又疑帝此問恐非待大臣之禮應冒苟事事而較之屑屑而試之非尊禮老臣之意馮唐傳跪而

推轂曰闡閫以外將軍制之又孰若就以羗虜之勢使唐渾瑊傳授以節鉞以戡多難

之度之

歸主意亦應冒孰若詢之以量敵制勝之計

其或矜智負勇為臧此

朝食之計歟是既老而輕不可將也

左減此而後朝食

其或畏

勞憂患為師老財費之畫歟是既老而怯亦不可將也

左老師費財

老而輕與怯皆不可用擺去上二股

量彼量已乃善為謀不阻不

迫庶幾善勝

主意用法語

吾是以知何如之問宣帝雖以

度羌虜也亦將以度充國也

發出主意
應冒頭

自宣帝委充國

以必度

本出處

而充國且躊躇不輕於隃度

隃與遑同出處下丈兵難

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帝於此然後知充國臨事不苟為謀必

臧

記臨難毋苟免詩謀之其臧註臧美也

西羌之舉始決然不屬之他人

矣

代西羌之舉只屬之充國

而不察宣帝之微意者

應冒深意字

且曰量

敵而進慮勝而會

用孟子語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帝之發問亦惟欲

度虜勢之強弱以為吾出師多寡之決爾外此非其所

度也

開說謂他人不知帝之本意

吁

歎帝之所度果止於羌虜

與之辨

何為卒聽充國之不度而遽委之一往哉

反說大有力

帝之

潛測密察有出於言意之外者矣

其言意在於度充國之勇怯

異時

五溪之亂馬援以六十餘歲之老毅然請行固光武之

所未許也

以馬援之老比充國之老馬援傳劉尚擊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

其老未許之一試之餘踞鞍矍鑠然後信而遣之

同上援請曰臣尚能

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言矍鑠哉是翁也其視宣帝之委寄充

國殆無以異也

光武之遣馬援似與宣帝之遣充國同

然試而後見幾於

素不相知者之為

抑彼揚此謂光武試之而後用與宣帝問之而後遣其意不同試則涉於

形而援也顧盼以示可用殊異乎老成嚴重之體謂援之自

試求用亦不如充國之老成持重

曾不若宣帝度虜一問辭婉意切推

本上無校試之勤

宣帝勝先武

下無自試之輕充國勝馬援論至

於此益知宣帝觀人之術蓋過人遠甚應破語自光武不

能以造此而況他人乎罵倒光武推尊宣帝故嘗為之說曰就一轉語

作結果哉宣帝綜核名寔之主也本紀信賞必罰綜核名寔老將之

遣審而後行本出處屯田之奏議而後定充國傳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臣謹條不出兵即其後日議論再三之舉不肯輕

留田便宜十二事

是充國之說

同上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
中什五最後什八又魏相曰臣愚不習兵

事利害後將軍穀畫軍冊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從其計則始者羌虜何如之

問其意所主決有在矣

因後知前意
字亦應冒

或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猷宣王不如是之瑣瑣也

詩采芑宣王
南征也云云

獨不思任

賢使能豈泛然無所審訂者能之

詩蒸民尹吉甫美宣
王也任賢使能周室

中興吁此宣帝所以侔德周宣也

打合好
謂中興侔德商宗周
本紀贊可

宣謹論

前篇謂代宗起子儀以平回紇使之單騎往見非所

以使子儀自重其身也

此篇謂宣帝選充國以禦羌虜使之自度何如蓋將
度充國之為人何如也

評品優劣格

與蕭曹丙魏孰優同格

漢邊郡名將孰優如何

洪振龍

出處

前漢李廣傳程不識與廣俱以遼太守將
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

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
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陣擊刁斗
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
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之而其士
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
是時漢遼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
畏廣士卒多樂
從而苦程不識

立說

李廣之治軍也以簡易程不識之治軍也
以嚴密然廣能以威望服人而不識則競

兢兢然保守尺寸人
品優劣居然可見

批云

文勢豪袞議論層出抑揚頓挫無毫髮遺
恨數十年來不見此作可為天下之矜式

論曰考論將臣之事業

總論李廣程不識二人

而能以威望服乎

人者

指李廣有威望優於程不識

此足以為難矣

難字便見得李優而程劣

夫師

出以律古之道也

此句有骨嚴密

易師卦出師以律註謂用兵

之初出就行列必用法律

今有人焉

指李廣

坦然自脫於規矩準繩之

外而一以簡易為規模

李廣之治軍不甚守法律傳廣行無部曲行陣又云李將

本

軍極簡易軍旅之事固未見其精且密也

似若不如程不識之治軍精密然

聲實素著於平時威德久孚於衆聽

歸李廣有威望上

不勤教

詔而士卒樂為之用

指出處幕府省文書云云士亦佚樂為之死意

使敵國望

其巍巍而不敢犯

指匈奴畏廣意

此其人品豈可與兢兢保守

尺寸者同日語哉

題程不識見題註

蓋豪傑之士不可以尺

度拘

李廣非兢兢保守尺寸者

而纖悉冗瑣必非慷慨功名之將

程不

識正部曲行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

果使敵貳其威士攜其令

疑

也攜

則雖紀律設而號召嚴亦無補於事耳

指程不識觀此則李

優而程劣明矣

程不識之視李廣其才品優劣可知也

且冷下語

文

書行伍以廣方之固不足

以法律觀之李廣似不及程不識

至其隆威

重望行乎匈奴士卒之間則非不識之所知也

威望觀之不識

真不及李廣

班孟堅以二子皆邊郡名將

指班固所言固字孟堅

愚謂

以名稱者威望之謂也

發出主意

李廣為近之

取李廣為優

漢邊

郡名將孰優請於此而寘其辨且名將之士何如哉

證吳起之在西河而敵國不敢加兵

吳起傳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

敢謀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

李牧之守鴈門而匈奴不敢犯塞此名

將之事業也

以吳李二名將比李廣

世固有豪傑之士名塞宇宙

威愕奸雄而不能錢穀簿書者矣

為李廣占道理文帝本紀帝問勃曰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又王吉上疏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

未有諄諄自

守而能脫略邊幅以事度外之功名者也

謂程不識兢執然保守尺

寸今夫御三軍之衆

以下形容程不識之治軍

朝聚而告之曰厲乃

戈植乃矛備乃車馬

舉書費誓語備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从又見下註

暮申

而令之曰行而營壘治而簿書聲而刁斗而又人人而

閱之旦旦而視之非不勤也

見本題注又學柳子厚郭索馳傳文旦暮吏來而呼

曰云云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以上形容不識之治軍煩擾處

然能使敵國不可犯而不能使敵國不敢犯

如程不識所為使敵

人不可犯如李廣所為使敵人自不敢犯

能使三軍無揚干亂行之誅而不

能使三軍有投醪挾纊之氣

左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註揚干名也行陣次也又左宣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注重絮也又古烈女傳趙王勾踐伐吳客有獻醇

醪一器王使注之上流使士卒飲下流而士卒戰百倍

上句如程不識之治軍下句

如李廣之治軍便見優劣了平時威望不足以先懾

敵人之心

懾服也

待其有所悔而動也然後恃吾行陣部

伍以禦之一勝一負安能保其所不殆哉

程不識所為如此不及李

廣或者之論則曰設難行陣軍行之紀綱簿書軍政之要

領且說程不識正部曲行陣吏治簿書至明亦是當為之事學不識而不能猶不失

為持重學廣而無成則一敗塗地矣且據或者之論如此然此特

為學者言也解上文愚之所論者二子人品之優劣主意在成

望上且自或者之說而觀之又開說行無部曲誠不如營陣

嚴整者之有紀也李廣行無部曲程不識營陣嚴整人人自便誠不如

虜不得犯者之為無虞也李廣人人自便程不識虜不得犯府無文書

夜不設衛誠不如擊刁斗治軍政者之為詳且謹也李廣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類尺
卷六

七十

府無文書夜不設衛程不識擊刀斗治軍政並見題註以上說李廣之治軍簡易不如程不識之治軍嚴密

然匈奴不畏不識而畏廣士大夫不歸不識而歸廣主

意見得李廣威望優於程不識孰優孰劣可以鑒矣李優程劣且廣亦安能

使人畏服之如是哉意大抵媮色婉容不待談笑而

意自親媮美也婉媚也齊明盛服不待揖遜而威自重中庸齊明盛服

齊則皆反老成宿將不待號令而人自服說廣有威望而人自服之前二股

比此廣自結髮以戰於匈奴本傳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歷事三

世驅馳七郡威名著於夷狄久矣以下說廣之有威望處歷事三世事文

帝景帝武帝三朝馳驅七郡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北平本傳云廣歷七郡太守又單于素聞廣賢

賜飲食必分麾下而且寬緩不苛以誠待士則士之樂

為用者固以此也

本傳得賞贈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云云寬緩不苛士以此樂為

用戲與麾同

不識之軍煩擾而多端

見題註

兵機謂何乃治軍

簿夜以達旦何疲苦之如是也

見題註

言程不識之治軍煩擾不得士卒之

心不如李廣治軍之簡易甚得士卒之心也

宋襄公不鼓不成列適以取敗

左傳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不鼓不成列比程不識

而陣出

背水者乃反勝焉

韓信出背水陣斬成安君泚水上本傳比李廣

諸葛亮罰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編尺
卷六

七十一

二十以上必親終以自憊

諸葛亮傳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此程不識

而不

學兵法者足以立一世之名

霍去病傳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

耳不去學古兵法

豪傑之功固不在於簿書行陣之末也

謂李廣有威望足以服人優於程不識應講中簿書行陣語

或者又以鴈門之俘獲

東道之失敗為廣之病

廣擊匈奴匈奴兵多敗廣軍生得廣又與右將軍出東道惑失

道後大將軍

不知名譽在我成敗在天

同上云云豈非天哉

武帝疑其

數奇而靳之精兵

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衛青李廣數奇令當單于數入聲

衛青

忌其成功而徙之遠道

本傳廣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

又迷失道

廣亦不能自奮矣

謂二人皆掣其肘使之不能展布非廣之過也

使程不

識而當廣之事不知能為廣之所為否乎

倒翻在程不識身上求見

不識之才不如廣

君子觀廣之守右北平也匈奴避之至數歲

不入界其小試之效固已如此

本傳廣在北平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入使得自將一軍以當單于則其功當不在衛霍之

下矣

本傳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前將軍云云迺今一得當單于

臣願居前先死惜李廣不曾自當一軍若果當然則廣之其功尤在衛霍之上豈程不識之所能及

然則廣

可以為古之名將乎

設問轉作結尾

曰謂漢將則可謂古名將

則未也

答云未可為古之名將語有斟酌

何者廣能有其名而不能全

其名能為天子治邊而不能自治

畧抑之

使其威望已著

養晦待時則勲名事業庶幾與古方焉

謂廣失之太街露不能涵養聲

名所以不能比古之名將

奈何狃於少年戰鬪之習數與虜确以敗

其名

本傳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确音角與之角立戰鬪

也猶不得如程不識之碌碌

前面已罵倒不識了至此畧揚不識前面已獎借李

廣至此又畧抑之見文字有抑揚

吁亦足惜也

嘆惜結了

然則後世憂邊之

君

暗指今日

得有才如李廣者當愛護而用之

當重

毋使冒

危涉險以輕試其勇斯可矣

不可輕試之

謹論

評品優劣格

與漢邊郡名將孰優同格

蕭曹丙魏孰優

易祓

出處

前漢丙魏贊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立說

漢家以仁立國蕭何曹參丙吉三人為相能體此意故其所為每務寬大以維持漢

家一代之治體惟魏相以嚴毅輔宣帝整齊天下而致一時之近效然其虧漢家之治體多矣比之蕭曹丙三人則為不及

批云

議論當理文字固熟終篇反復抑揚婉曲不直致判斷到優劣處又含蓄不明言褒

貶之意自見
深得論體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卷六

八十一

論曰大臣之用天下

大臣指蕭何曹參丙吉三人

固當維持天下之

治體

指三人每務寬大以維持天下之治體

而末節不與焉

如魏相之才智則是末節

了即其區區之末節而較其一時之所長

接上句末節字起議論文

勢連絡不斷一時字與千萬世字相形容褒中之貶則其著見於事業者固不能

無等級之辨

暗形魏相才智勝三子為講題收魏相處張本

然非所以論大臣

用天下之道也

轉歸主意

治天下有定體

接上天下字作議論

大抵寬

大樂易者有經久之謀

此蕭曹丙三人之得

而剛銳果敢者皆迫

切之計

此魏相失

為大臣者固當培植國本固結人心

此是

治使天下之治至於千萬世而不窮焉可也暗叙蕭曹內三人維

持治體千萬世苟惟治體之不察而一切之嚴毅者

字與一時字相反

究心焉接上治體字暗形魏相本則其目前之效非

不覺然甚可喜且揚之而治道之元氣索矣

又抑之不識治體了昔者漢家之治源深流長入題先把漢家治體立論若便從四

子身上說來則文誠不以一時之嚴毅者為之也應前

勢直致死殺了得魏相不知治體蕭何之畫一曹參之清淨丙吉之長者是固

足維持漢家仁厚之政且拈出三子知治體却說魏相則撥剔分曉曹參傳蕭何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而魏相獨以嚴清淨民以寧一兩吉長者見吉本傳

毅聞

嚴毅便與三子相反了

嚴毅非不足以為政也

又幹一轉

而漢家

之治體果如是乎

反應主意

君子於是而考明之

立論斷之

則四

子之所以用漢者殆不容無所辨

其意雖是語却渾涵

貶魏相而用字應

破題

蕭曹丙魏孰優請因班固之贊而申之 有一代之

治必有一代之治體

就治字生體字應主意

而其所以輔贊彌縫

於不可終窮之地者

應冒使天下之治至於十萬世而不窮

要必有以任

其責也

臣意

苗民之弗率聲其罪而誅之無難也

反說

形出下面寬大意書大禹謨帝而禹之相舜乃汲汲

於班師之舉形寬大意映蕭曹丙吉同上禹拜商民

之弗靖雖鋤而絕之勿恤焉可也反說形容下面寬大

人亦不靖而周公之相成王乃諄諄乎姑惟教之之言形容寬大意

映蕭曹丙吉書酒誥夫優游和緩之不足以制天下

之變固也且抑寬大之說而聖人之心顧乃委其自安待其自

定何也設疑蓋不如是解則不足以維持天下之治體也

歸自家主然則三代之所以為有道之長者其以此歟

綴結原意賈誼策三代有道之長

西劉之興固不可以三代之治責之

也

聯上三代字

然轉高祖天資仁厚

貫下

出秦民於湯火之

餘而納之於衽席之上

先就漢治體說來參則說高祖講丙魏則說宣帝

講蕭何曹

畢竟四子只是輔漢家之治

蕭曹二子亦且靜慮少事而足以為天

下安養休息之政夫是以一代之治體可以久傳而無

後患

後面欲將四人實事分優劣此處只得虛講

自武而宣

過度入宣帝不覺

則其

渾厚之氣已少蠹矣

治體已不如高帝時

丙吉之長者猶足以扶

其顛而反其隆

說丙吉不若說蕭曹之詳亦是勢當如此

至於魏相之嚴毅

則又益甚焉

上面已說三人只留魏相在後與冒頭造文一同

是不可以不辨

也

辨字應冒不
容無所辨

而世之論者則曰

反說以下叙蕭曹
丙不如魏相處

蕭

何以民田而自汙其視夫相之稱上意者為孰愈

蕭何傳多

買田地賤賞貸以自汙又魏
相傳總領眾職甚稱上意

曹參以醇飲而自肆其視

夫相之總領眾職者為孰優

曹參傳至者參輒飲以
醇酒又魏相傳見上注

丙

吉聞匈奴之警而後任科瑣逮吏之責其視夫相之識

兵略者為孰勝

丙吉傳見驛騎持赤白囊至知虜入雲
中代郡吉召軍曹案邊長吏科瑣條其

人自是而觀則相之才智自足以震耀於一時而非三

子之所可及也

後而將貶魏相故上面先褒後面將褒蕭曾丙吉故上面先貶大凡欲抑則先

揚欲揚則先抑乃文法也一面褒一面貶則文法直了

且說三子不及魏相

然君子不觀其

才智之所用而深考其維持治體之所在

轉歸主意則回顧字面則

優劣之辨始有可得而論者

應四子所以用漢者殆不容無辨語意不迫而褒

貶之意自見以下說三子優於魏

采明堂月令之說而不知其品式之

繁誠不若三章之約為簡且易也

魏相傳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又刑法志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云云三章之法不足以為樂矣於是蕭何摺秦法作律九章

奏賈誼

是錯之言而不知其陷於刑名之過誠不若獄市不擾

者之為安且久也

魏相傳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云賈誼是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

之賈是學刑名又曹參傳使者名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稔霍氏之禍

而不能救趙蓋楊韓之誅誠不若三公不按吏者之為

無後悔也

魏相為相時宣帝赤族霍氏又宣帝誅趙廣漢蓋寬饒楊惲韓延壽時魏相為相而不能

救之又丙吉傳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云云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格致全與前篇同 三

子之所以維持治體者相果能之乎

斷倒魏相曰顧主意字面相當宣

帝嚴毅之朝而不知守高帝仁厚之治

嚴毅二字應前此處應前面

說高宣處有收拾仁厚字講題起頭用而復見於此裏了一講

顧乃耗天下之脉而滋

天下之變則三子之智似不如是

斷得婉

君子於是而觀

之則其人才之優劣盖有定論矣

斷結應冒君子於是而考明之殆不容無

所辨詞含蓄不迫而意自見

雖然

演餘意非是自為一段

漢家仁厚之治是固不

可以不守也

又用仁厚字聯上

然文帝之朝公卿大夫風流篤

厚耻言人過

文帝本紀

其仁厚可知也

揚之

至於周勃之椎魯

申屠之木強是雖不至於激天下之變而亦何補於漢

家一代之治

將周勃椎魯申屠木強映蕭曹丙吉之寬大椎魯木強是寬大長者短處

並見本

傳吁解治天下之道

立論權衡

不病於法制之不詳

寬大之弊

正

病於法制之過詳也

嚴毅之弊

不病於政令之不嚴

寬大之弊正

病於政令之過嚴也

嚴毅之弊

用天下者苟能因其一代之

體

回顧主

而守其一定之法

應上面守字

則仁厚之澤雖至

今存可也

應上面仁厚字

蕭曹遠矣丙吉之長者固莫得而見

矣

撥退三人不撥退則魏相一人既與蕭曹丙吉較優劣又與申屠嘉周勃較優劣則惹得脚手多了

與

其為魏相之嚴毅而至於虧天下渾厚之氣

抑退魏相

固不

若申屠周勃之徒雖不足以聳天下之觀聽而亦不至

於激天下之多事也

魏相尚不如申屠嘉周勃則不及蕭曹丙吉明矣

語話皆應前面

君子其可不為之辨明乎

此段收拾

今觀班固之於數子一

概而論之

引本出處作結尾

且曰君臣一體相待而成

見出處上文

則夫蕭曹丙魏之得君行道是固不可以優劣辨

先寬說未

分優劣

然獨於魏相之嚴毅而謂其不如吉之寬

見冒註終篇

大意之本祖

則班固之論蓋亦深識乎天下治體而非泛然

之論也

應治體字

猶之一身焉為康強無事之時

宣帝時治勢如此

而投之以決裂瞑眩之藥

魏相之嚴毅如此

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學益此治體之說也

意字面

固之論數子則亦主乎

子語

此而已矣

聯上

學者當以是求之

收拾意盡

謹論

此是品藻去取題前篇取李廣為優而程不識為劣
此篇取蕭曹丙三人為優而魏相為劣如戊集陳傳
良山西諸將孰優論取蘓趙二人為優而其餘十二
人為劣可以參看更有一樣不分優劣者如闕

東京之士孰優

闕

公卿賢良文學之議孰優是

也此論續刊

言外發意格

此篇文法與漢吏廉平如何論相似

漢世良吏為盛

陳耆卿

出處

前漢循吏傳序孝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使守相輒親見問云云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立說

古者吏無不良安有良之名本非哀也安有盛之名為吏而名之以良且以為盛是傷古道之不復見也有如漢之高惠文景非無良吏也未嘗誇之以為盛至宣帝時班固乃稱之云良吏為盛非真以為盛也意謂宣帝之吏治彰彰不復如古若高惠文景未得為哀則宣帝未得為盛班固以為盛者蓋不滿之也當於言外之意觀之

批云

議論層出意在言外老手也

論曰吏治之有餘

有餘字見盛意

吏道之所以不足也

不足字是不盛

了謂之不足則是漢世良吏不如古者之盛

夫古之為吏者

古者之吏

不與漢同

不以治而以道

治則誇以為盛道則不名以為盛

道之所在

喝上道字

吏忘於民而民忘於吏

忘字見得未嘗有良與盛之名

不惟民忘之而

吏亦自忘其所以為吏矣

良與盛之名何從而生

當是時吏無不

良也而安有良之名本非哀也而安有盛之名

發出主意鳴

呼為吏而使人名之以良而且以為盛

有此名便是不足了

是古

道之可傷

古者未嘗求良與盛之名

君子之所甚不樂也

名之盛寔之衰也豈

人所願聞

夫其不樂乎此

二粘上

而乃侈言乎此

謂班固說本文

矜詡

誇大似若真以為盛者

喝出盛字詡亦誇大也

君子豈真以為盛

者哉

班固本意不如此

至是而後知言外之意

非盛也衰也

而喜之

中有於邑也

於邑見漢書成帝贊言之可為於邑註短氣也讀如本字又於音烏邑烏合反

高

惠文景無循吏

把四君與宣帝比並形容出來

至宣帝則有循吏

彼無而此

有則此若勝彼

以有為盛則無者其衰乎

冷語發明

然吾未見高惠

文景之所以衰者

以衰字反形盛字

高惠文景未得為衰則宣

帝未得為盛

理是如

而班固猶以為盛焉固之意其微哉

意在言外與結尾相應

漢世良吏為盛請論之

自唐虞以來不

能以身為天下而必以吏為天下

與接題古之為吏處相應

以吏為

天下則吏欲其盛宜矣

且說古者亦要盛

而或惡其盛何也

設難

然求之古人

解轉歸正

未聞有良吏之名迹班班著見者

應冒

頭安有良之名意

然則古無良吏歟

再設難

曰天下皆良吏故

也

解天下皆良吏則雖十典謨百雅頌若之何盡之

良吏

既多雖書與詩難以盡載

此古之盛而非後世之所謂盛也

喝出盛字古今

有兩

蓋古之吏如春

譬喻再叙起

古之民如萬物之得春也

古者氣

物之得春不以為恩

應冒頭民忘於吏意

春之蕩物不以

為德

應冒頭吏忘於民意

不思不德名安從生

安有良與歲之名

是有慘

刻然後有忠厚有貪垢然後有廉潔

非彼無以形此

名者常人

之所驚

常人則好名

君子之所不忍

君子不樂聞此名

天下殘我得

寬名

衆殘而獨寬則天下受殘之禍者多

不若天下寬我無所用其寬也

有此名不

天下汙我得清名

衆汙而獨清則天下受汙之禍者多

不若天

下清我無所用其清也

有此名不

即是而觀後世吏之

盛者乃吏之衰也

喝出主意與冒頭相應

秦人以威毒天下

引秦來入

漢

如熏如炙

刑法之慘如火之熏炙如

為吏者可想矣

吏亦慘必慘

漢之治

變秦者也

來入漢

治變秦則吏當反秦

吏亦當變秦之慘

然漢之

吏其可指者誰也

引下面循吏傳所載之人

班固豈没人善者

班固稱漢

之良吏為威非泯没人之善

循吏傳之立所載者六

前漢循吏傳文翁王成黃霸朱

邑襲遂召信臣

而宣帝已居其五

只有文翁一人是文帝朝自王成以下五人皆宣帝朝

前此者何如也

含高惠文景意

夫豈高惠文景爬搔拊摩以福

天下者無一人能承其休德邪

反說四君之時豈無一人為良吏賈山至言

天下之士莫不
精白以承休德

衣食殖而刑措

循吏傳漢興之初衣食
滋殖又文帝紀幾致刑

措

風俗易而民厚

前景帝贊移風
易俗黎民醇厚

謂數君一手足之所

致不惟誣更是並誣數君者

亦是數君之自為
亦是得人之力

然而有

由也

要引勞來膠東此王成也

王成傳詔曰膠東相成
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

萬餘

吾意前乎此而能愛民者非止一王成也

比乎此
為盛

教化潁川此黃霸也

本傳詔曰潁川大守霸宣
布詔令吏民鄉於教化

吾意前

乎此而能正俗者非止一黃霸也

比乎此
尤盛

朱邑之廉潔

本傳詔曰大司農邑
廉潔自節退食自公

龔遂之富實

本傳遂至勃海勸民
務農桑吏民皆富實

名信臣之興利

本傳名信臣南陽太守為民興利務在富實

吾意前乎而能

此者又非止二三子也

此乎此尤為盛

漢以休息生養為家法

說漢初之涵育人才未至如宣帝時之刻核

高惠濬其源

潘深也

文景洪其流

洪大也

亦云盛矣

喝出盛字

自武帝湮塞之而為吏者無復舊

觀矣

已不如高惠文景時

宣帝綜核信必所以起仆陶窳與天下

更始者也

本紀信嘗必罰綜核

名實云云與天下士夫更始仆倒也窳音庾釋云器中之空缺者

故吏治至是而盛亦至是而衰

應主意盛而寔則衰

名雖

有不若

高惠文景之時六合一和氣也

不如漢初之渾厚

是故高惠文

景則不載

隋史傳不載四朝良吏

至宣帝則備載

戴王成等五人詳見前註

備

載者不得不載也

言其少也

不載者不勝載也

言其多也

吾亦何

以知固之不載

設問

曰

以吳公事知之

舉吳公一人

吳公治

平為天下第一是可謂之良也

言第一則其良可知

固特附於賈

誼傳

吳公事附戴賈誼傳

循吏傳則無名焉

却不為吳公立傳

大者尚爾

指吳公

他所遺落者多矣

不載其名者猶多此事證本意斷得倒

由是言

之

以下設疑問難

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者非也

言四朝循

吏止文翁一人則不是

謂固於高惠文景之循吏獨取於文翁者

亦非也

言固獨取此一人亦不是

然其獨載文翁者何也

又設問

曰翁

之治主於興學

文翁修起學宮於成都詳見後篇注

五人之治主於愛民

見前註

載一文翁所以見高惠文景之循吏非宣帝比也

有眼目

且帝獨不見王成事乎

又舉王成事

名為循吏而因列

之傳者王成也偽增尸口以欺帝者亦王成也

舉此事斷得倒

一人之身瑕瑜已不相掩况其他乎

瑕疵也瑜美也既曰循吏豈可偽增

尸口且以此人居循吏之首其他可知又奚足謂之蔽

帝之綜核信必至是窮矣

見前註

固之所為深嗟而甚不滿也

謂班固稱其為盛乃不足之也

深嗟甚不滿之心而為善談樂道之言

以不足而為有餘意在言外

固之意微而顯也

應冒頭繳處微字

范曄傳循吏視固特倍

東漢

范曄作循吏傳凡十二人

君子知其名盛於西漢而其實愈衰於西

漢也

名愈盛實愈衰

宣帝中興主也

舉題主

固言宣帝循吏之盛

足稱中興

本題註

曄言光武則識其吏事之深刻而於中

興之美有所未盡

儒林傳序云云

曄之貶帝是也

貶其未盡之美

然曄

以貶為貶孰若固以褒為貶哉

褒其盛實所以貶其衰

以貶而寓

於褒也則旨不迫

謂班固其辭婉

以貶為貶則迹太露

謂范曄其辭直

是又足以訂二子之優劣

固為優劣有判斷

觀史者當有權

度

合不盡意謹論

可與庚集陳賾唐虞於斯為盛論參看

言外發意格

此篇學漢世良吏為盛論文法

漢吏廉平如何

葉觀光

出處

前漢循吏傳漢興之初反秦之敝云云至
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

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
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立說

古之為吏者廉以處已平以待民未嘗求
人之知至後世之吏則但求廉平之名而

已漢猶近古吏治有古人渾厚之風如吳
公文翁之屬大抵以廉平自將而不求知

於人有廉平之名而無廉平之迹故史臣
以吳公文翁之屬而稱其廉平不載它人

者以此見吏治
之盛不容迹觀

批云

文有發明意亦近古末段愈高

論曰盡其在我而不求其在人

說為吏者當知以廉平處已而不當求人之知

此吏治之近古者也

謂漢之吏治有古人渾厚之風

夫為吏之患莫大

於求人之知

若欲求人之知則其廉平必非出於中心之誠然

自其急於求人

之知

申上文

而古人渾厚之風始散矣

安得近古

蓋皦皦以自

潔者不足以為廉

非古者吏治之廉

表表以自白者不足以為

平

非古者吏治之平

要之有形之可指不若無迹之可名也

有廉

平之名不如此無廉平之迹

古之善為吏者正惟知吾之處已不可以

不廉吾之持心不可以不平

盡其在我

至於人之知不知不

暇計也

不求其在人

斯民相忘於德教之中而聲績泯然於

形迹之外

不必皦皦以為廉表表以平而人自知之

至使史無可書之事

傳無可名之功

暗形吳公文翁之屬

此其氣象涵蓄圭角不露

無形

迹之一可求

豈若後世刻畫以求名者之所為哉

非若後世求廉平之

名若夫指一事而曰如是而為廉如是而為平吁亦淺

矣

如此則是求人知之

班固傳漢循吏有取於吳公文翁之屬

文

叙本以屬言者不可以一二數也

演屬之一字

然而或槩謂

之屬而不表其名

本出處只說吳公文翁之屬而不表他人之名

或雖表其名

而不著其傳

如吳公則不立傳

或為之立傳而廉平之迹復無

所考

如文翁傳只載興學一事而不述其廉平之迹

固豈略於此哉

謂班固非略之而不

載以當時吏治近古無迹之可求

或者漢猶近古而吏治之盛又不可

以迹觀也

應破題主意或者猶意者

漢吏廉平如何請以是論

古無忠義之名而忠義有傳自晉始

晉書有忠義傳

古無卓行

之名而卓行有傳自唐始

唐書有卓行傳

愚讀史至此未嘗不

深為世道嘆惜

謂後世之求名不如古者之無迹

士君子為國家任事

所貴盡其在我而已

照破題盡其在我主意

正不必如是之表表

也

照破題不求其在不

夫使人得以忠義卓行之名而歸之我或

者已議其涵養之未深

有此名已自不可

而史氏又得以紀吾

忠義卓行之迹以垂於世母乃圭角之太露乎

況可戴其迹乎

繳上意

甚矣人之好名也

照好名意

君子為名而為善則其善

必不純

映名字

人臣為名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郡縣之

吏為名而為廉平則其廉與平也必非出於中心之誠

然

映名字如此則是求其人在人而不盡其在我引上三句映出此句廉平意

凡此者皆吾

分內事也而又奚以名為哉

此為善效忠為廉平皆吾分內事豈可徇名

非古人之徇也

應古人不好名意學前篇語意

唐虞三代盛時上自岳

牧侯伯下至邦邑都鄙非無吏也

岳牧侯伯見書周官邦邑都鄙見周禮

官天而未聞以廉平著名者

照名

豈唐虞三代之人物獨

不逮於漢乎

逮及也

名之盛者實之衰也人必皆貪而後

廉之名始顯

廉之名以貪而後顯

世必皆枉而後平之名始彰

平

名以枉而後彰

學前篇良吏為盛論語意

以廉平著名已非盛世事也

古

不如而況於廉平立名而欲人之知也乎

後世不

是當

以世變厚薄論也

古者不求名則為厚後世但好名則為薄

且廉平之名始

於誰乎

喝出廉平二字

豈非班固叙漢循吏有取於吳公文翁

之屬者乎

叙本出處

夷考其傳與叙

循吏傳與叙

或概謂之屬而

不表其名

只說吳公文翁之屬而不載他人之名

或雖表其名而不著其

傳

如吳公則不立傳

獨一文翁有傳而所紀載終始乎興學一

事而廉平之迹不傳固果何見哉

三件俱應冒頭舉題處前文翁傳文翁

為蜀郡守巴蜀地僻有蠻夷風文公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有才者張叔等十人親自飭厲遠詣京師受業

博士穀歲蜀生皆成就還歸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

師者比齊魯焉至今已以固為掩人之善耶且駁難則
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傳叙所載已首稱之矣已稱吳公文翁為第一以固為世遠而無

所攷耶再駁難班固則他傳所述不為不詳也循吏各人有傳已自詳載

嗚呼此當以古論漢而不當以漢論漢也見得漢近古照主意古字

何以言之有赫赫之名者其所發必淺應冒頭皦皦以自潔者不足以

為庶表表以自白無彰彰之譽者其所養必深應冒頭吾之處

已不可以不庶持已不可以不平古之人非不以廉潔

自得也而未嘗沽激以為廉古人之廉非若後世之廉非不以平易

近民也而未嘗矯枉以為平

古人之平非若後世之平

吾惟盡職分

之所當然而以安靜和平之福遺天下

遺去聲與之也應盡其在我而

不求其

古人用心大抵然也

古人不求名

漢興至於文景去

古未遠

說漢猶近古意

議論務為寬厚公卿耻言人過

見前漢刑法志

孝文躬修玄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

藹藹然君子長者

之風

見近古意

而當時郡縣之吏不過承流宣化而已

前漢董仲

舒傳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而以承流而宣化也

又安敢立異以為能哉

不敢求庶平之

名自其謹身而至於帥民自其不嚴而至於從化無一

而非廉平之實

見本題詳註

初非指某事以為廉指某政以

為平以自表暴於世

無廉平之迹

而民生斯時陶然春風

和氣之內亦不知其孰為廉而孰為平也

應冒頭斯民相忘於德教

之中聲績泯然於形迹之外意

垂白之老至有終身而不見官府

如古者氣

象

莊莊篋民至老而不相往來

而老癯之民皆思見德化之成

前賈山傳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

農桑萬里相望

隴畝之間

史律書文帝曰今天下殷富煙火萬里

而雞鳴犬吠達乎四境

之內

孟公孫丑云云

謂非廉平之功不可也謂以是廉平之迹

亦不可也

應冒無迹可求等語

如是則史何從而紀之耶紀之其

可勝紀耶

說班固不詳載意

嗟夫紀載如固品漆如固

再演班固未盡

之意稱其功而莫能名其所以功述其美而莫能盡其所

以美

只是無迹可求意

茲其所以為近古歟

又入近古字綴

至於淳于

公之庶平亦齊中之所稱者

見下註

今不見齒於列傳而

乃附載於刑法之志不見錄於史氏而乃僅形於少女

之書

前刑法志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

庶平今坐法當刑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

使淳于不被逮緹縈不上書

萬世而下不復知有淳于之名矣

觀此一事則知當時之人不好名

固

之所謂屬者得非若人乎

形容出屬字好

彼淳于之名特偶因

少女一書而僅著

接上文歸正說得極是

其他無所托而傳以至

於泯沒者又不知其幾人矣

發明透徹

名之存亡傳之有無

與夫事之詳略又奚足為漢史之增損哉

謂班固於循吏傳或載其

人不足為史之增或不載其人不足為史之損

是知廉平之名亦固強以是而

稱之

說出廉平非固本意

吳公文翁之屬亦豈樂聞此名也

應不好名

意蓋嘗因是求之宣帝之朝

又舉宣帝來

帝以考核為能以

苛察為明

本傳考試功能又綜覈名實又見宣帝紀以苛為察以刻為明

而當時人物亦

莫不表表然求以自見

使不如文帝時於是朱邑以廉潔稱

前朱邑傳

神爵元年天子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累守節可謂淑人君子

而黃霸以持平顯

前黃霸傳

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台為廷尉正

載之史策班班可考非不足

為後人之美觀

又謂宣帝時吏之廉平自見者多

而氣象呈露又非漢

初之比也

應有形之可指不若無迹之可見意

然則循吏之傳六宣帝居

其五而文帝居其一

循吏傳所載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只有文翁一人是

文帝時循吏亦學前篇語意

果孰優而孰劣耶

若以不好名而論則文帝為優宣帝為劣

愚謂文翁之守蜀

又舉文翁說

向微興學一事

上注見

則其功

名事業又將與吳公俱泯

賈誼傳帝問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名為廷尉

吳公無傳只附見於此平著見於世者不知蘄平

見得吏以蘄之名俱泯也

而未必與朱邑

黃霸等齒也學者試思之

未謂朱邑黃霸等蘄平皆有傳列于史譏宣帝朝非文景

朝謹論

此二篇皆以吏治不好名為主意但前篇是貶本題

此篇是褒本題不可不知

立說出奇格

與後篇十二律八卦之變論同格

說天者莫辨乎易

潘 枋

出處

揚寡見篇或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

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立說

揚子謂說天者莫辨乎易吾以為說易者莫辨乎乾蓋以形體而言則謂之天以性情而言則謂之乾言天而得其性情之妙斯謂之善辨

批云

於數萬人叢中獨立此奇論主司安得不刮眼才調如此其魁天下也固宜

論曰言天而得其性情之妙

伊川云乾者天之性情

此天下之至

言也

至言指莫辨字謂說天者至易而止說易者至乾而止

夫天下之物名為不

可測識者莫天若

下語新天至難知謂

而易言天之書也

引易來說

故世之言天者至易而止

且據揚子所言然而轉

天也者世可

得而識也

擺開上意

天之所以為天者雖有善辨莫得而窺

也

所以為天含乾者天之性情意

故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用易係辭語

其於

陰陽變易之理無一而不辨

應言天者猶以為未也

生下

意必求其所謂性與情焉

主意何者設問

穹然在上者天之

形體

淮南子天穹窿而圀乎上穹高也

健而無息者天之性情也

伊川易傳

云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形體者其顯也天性情者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也

其隱也乾也言天而得其性情之妙應破題主意則雖其隱而在

內亦莫得而遁焉冒上隱字謂乾之性情遁逃也此非天下之善辨乎

歸辨字上子雲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舉題夫所謂辨者非形體之

謂也性情之謂也應冒頭語是當於易之乾而觀之冒只說天之性情未

說出乾字至此方說出亦得作論之體天下之物有可辨者有不可辨者冒下

辨字動吾知其為風潤吾知其為雨明吾知其為日月學史記老

子傳此皆天之類也而猶有象之可辨者也此是天形體若夫

天者可得而知也

擺上意應冒形體者其顯也

若性與情者不可得而知

也

應冒性情者其隱也

昔者聖人之未畫易也

歸易上

吾意天下之人

蚩蚩而羣蠢蠢而食

蚩蚩敦厚也蠢蠢無知也

彼且不知天之為何物

也

且不知天之形體

而況其中之不可名言者乎

安知天之性情

今夫人心

不同有如其面

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

故世之觀人者

於此每失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藏其心尚不可測知也

而況天乎

以人之心測天之性情

伏羲氏有憂之始為之畫八卦曰如是

而天也

易釋文序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

文王周公又從而和之曰如是而

天也

揚問明文王重易六爻又問神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又釋文序周文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

爻辭

故於蠱於剝而得天之行

易蠱卦終則有始天行也剝卦君子尚消息盈虛天

行於大有於無妄而得天之命

大有卦順天休命无妄卦大有以正天之命也

於泰謙臨恒觀而得天之道

泰卦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臨

卦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恒卦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觀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此天也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此易之所以為

善辨也

歸辨字上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主宰其

帝也功用其鬼神也妙用其神也乾其性情也

伊川易傳

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乾健也

易說卦

健而无息之謂乾

見前註

此乾之所以為乾

而天得之以為天者也

乾者天之性情

吾何以知健之為天哉

喚起

天陽物也

易係乾陽物也

秉陽而主健

記禮運天秉陽垂日星

天而

不健則有時乎或息

見下條詞注

時乎或息則四時不行焉

百物不生焉而天之道泯矣

語陽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故曰健

者天之性情也

答上問詳見冒註

而作易者獨辨之於乾焉又

豈非天下之大辨乎

發盡主意

或曰設

正大天之情也吾求

之大壯而得其情焉

大壯卦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動天之心也吾

求之復而得其心焉

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也性也情也皆是

物也

疑大壯言情復言心與乾性情一樣

獨乾乎哉

設難

嗚呼

解

乾易之門

也

易係乾坤易之門

乾不作則易幾乎熄矣

易係辭乾坤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

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而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

何有於復興大壯哉

無乾則諸卦皆無矣

此子雲說天者莫辨乎易

舉本文

而吾亦謂說

易者莫辨於乾也

發出主意

雖然觀天自易始觀易自乾始

觀乾自四德始

發明性情之說言語簡截

四德者何

設問

元亨利貞是

也解夫此四德者他卦莫得而有焉惟乾有之是其所

以為乾也

諸卦皆無四德惟乾獨有四德

故仲尼於乾亦曰元亨者始

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文言云云用此尤妙

然則天之性情在

乾而乾之性情又有可得而辨者又在四德上愚故并及之

謹論

此是福州解試論人所罕見真高作

立說出奇格

與前篇說天者莫辨乎易論同格

十二律八卦之變如何

徐玉潔

出處

晉律歷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

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十二律釋

云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

夾鍾也八卦乾坤艮巽震離坎兌也

立說

十二律為六十律八卦為六十四卦是氣數之所相生者為不一然十二律始於黃

鍾八卦始於太極則是氣數之所由生者
為至一蓋一者萬變之所由始也一不立
則不一者不可得而見無
所始則生生之機亦息矣

批云

處難題於平易變腐語
為新奇直是庖丁手段

論曰知氣數之所相生者為不一

指十二律與八卦

當知氣數

之所由生者為至一

指十二律始於黃鍾八卦始於太極

夫物莫不有始

始字說所由生之意

一者萬變之所由始也

始於一不立則不一

者不可見無所始則生生之機亦息矣

含無黃鍾則不能生十二律無

太極則不能生八卦意

彼其陰陽互根

周子太極圖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

剛柔相盪

易繫辭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演而伸觸而長

同上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

律之變不一也卦之變亦不一也

且說十二律八卦之不一

然孰主張是孰網維是

用莊天運全句

必有至一者以為之本

也

含黃鍾太極意

蓋律始於一

黃鍾

卦亦始於一

太極

自是一肇形

而渾然全體已具乎其中

黃鍾生十二律太極生八卦

則所以變而

通之者孰非此一之流行著見哉人徒見律之有十二

五其十二而為六十一

一律生五音五个十二律便成六十律

卦之有八八

其八而為六十四

八卦生八卦八个卦成六十四卦

則曰此變之不一

者然也

應不

一字不知六十律一律也六十四卦一卦也

應

一者何在卦為太極在律為黃鍾之宮是也

主意在此二句

十二律八卦之變如何愚請以是推廣志晉律歷者之

說

本題大哉一乎

就一

其氣數之樞紐乎

樞紐字用朱文公語樞如

戶之樞紐如衣之紐言要緊處

兩儀至大也萬物至衆也

言氣數之所相生者為不

一苟非至一默有主宰乎其間

言氣數之所由生者為至一

則陰不

能以生陽陽不能以生陰何以極其不一之妙哉

應接題一

不立則不一者不可見有如十二辰之變至於六十若不一矣

此

二律至於六十律見晉律歷志而始於至一者甲子是也比十二律始於黃鍾

八陣之變至於六十四若不一矣比八卦至於六十四卦蜀諸葛孔明作

八陣圖而始於至一者握機是也比八卦始於太極是以龍

圖始出之時伏羲所畫者八卦耳易釋文序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又昔

伏羲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而六十四卦之全體已

存不待文王而後重文王重易六爻鳳鳴始聽之日黃

帝所造者十二律耳漢律歷志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取竹之解谷其竅厚均者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

為律本

而六十律之全體已具不待焦延壽而後著

同上元帝

時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元成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云云詳

見題注

律之始於十二而衍於六十

六十律

卦之始於八而

成於六十四

六十卦

此皆造物之實理

總律與卦言

非天下之

至變孰能興於此

用易繫辭語變字結上生下

雖然

此雖然字要過講中意非是自

為一段有本焉

本指黃鍾太極學孟子語

君子不謂變也

擺上變字言十二律八卦

之變觀係辭易有太極之言

易係辭上

史傳黃鍾為律本之語

見漢律歷志上注

則知律之與卦必有至一者以立其

主意本此兩句

體而後不一者始得以妙其用也

應破語

今夫黃鍾下生

林鍾林鍾上生太簇而終於中呂則十二律者其始變

也

晉律厯志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

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上

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而終於南呂則六十律其再變

也

見本題注

然變則變耳

擺上意

獨不曰生十二律者其黃鍾

乎

歸主意十二律始於黃鍾之一

以乾索坤為震坎艮以坤索乾為巽

離兌則八卦者其始變也

說卦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

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以蒙次屯以需次蒙而終於未濟則六十四卦者

其再變也

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

不養也故受之以需云云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然變則變矣

擺上意

獨不曰生八

卦者其太極乎

歸主意八卦始於太極之一

吁律之有黃鍾猶易之

有太極

總上文照主意

無黃鍾則十二律無聞矣況於六十乎

黃鍾十二律之本

無太極則八卦且泯矣況於六十四乎

太極八卦

本之不觀本本原原之所自出則無以見生生化化之為

不窮矣

應一不立則不一者不可見無所始則生生之機亦息矣

自其不一者而觀

之

學藝東坡赤壁賦自其變者而觀之句法

則由雌雄迭鳴而為十二

見前鳴鳳

始聽

由十二而為六十

焦延壽制為六十律

律何其繁也

此律之不一者

由奇耦相錯而為八

陽數奇陰數耦因奇耦而畫八卦

由八卦而為六

十四

文王重為六十四卦

卦何其多也

此卦之不一者

然自其至一者而觀

之

學赤壁賦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句法

則六十律本十二律也十二律本

一黃鍾也

主

六十四卦本八卦也八卦本一太極也

主

知乎此則由一以盡變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繳

晉史論

律卦之變

舉本

必有取於司馬遷太極黃鍾之說其有

見於此乎

本出處下文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司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太經著於前史則必太

極元氣函三為一而始于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云云以為黃鍾之法又泰之律云抑嘗論之

黃鍾者氣之母而數之首也此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之

始也

見上

古人作歷必以十一月朔旦冬至起歷者蓋

謂此也

見漢律歷志

蓋萬物孳萌於子而陽氣施種於土中

則黃鍾之律應焉

同上黃鍾之律長九寸十一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得氣鍾於子而

化生萬物又云鍾者種也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

其於卦氣則為中

孚與復焉

黃者中之數故於卦氣為中孚黃鍾者陽之始故於卦氣為陽

苟求其故則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用孟

班固之志漢歷始言八卦

繼言十二律而終之曰黃鍾為天統太極運三辰五星

班固律歷志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云云推歷生律云

云律有十二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黃鍾為天

統云云自太極運三辰五星於於不一而求其至一固

其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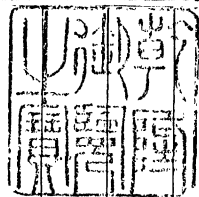
收拾題意

固志廣遷書者也

班固十志廣司馬遷八書讀晉志

而叅之以遷固則思過半矣

總結一篇之意謹論



論學繩尺卷六